宋論

册三

宋論卷七

衡陽王夫之譔

哲宗

極重之勢。其末必輕。輕則反之也易。此勢之必然者也。順必然之勢者。理也。理之自然者。天也。君子順乎理而善因乎天。人固不可與天爭。久矣。天未然而爭之。其害易見。天將然而猶與之爭。其害難知。爭天以求盈。雖理之所可。而必過乎其數。過乎理之數。則又處於極重之勢。而漸以嚮輕。君子審乎重以嚮輕者之必漸以消也。爲天下樂循之。以不言而辨。不動而成。使天下各得其所。嶷然以永定而不可復亂。夫天之將然矣。而猶作氣以憤興。若旦夕之不容待。何爲者邪。古之人知此也。故審於生民塗炭之極。察其數之將消。居貞以俟。徐起而順衆志以圖。成湯之革夏。

武周之勝殷。率此道也。況其非革命改制之時乎。漢武帝銳意有爲。而繁苛之政興。開邊牟利。淫刑崇侈。進羣小以荼苦其民。勢甚盛而不可撲也。然而溢於其量者。中必餒。馳於其所不可行者。力必困。怨浹於四海者。心必怵而不安。故其末年。罷兵息役。弛刑緩征。不待人言之洊至。而心已移矣。圖已改矣。其未能盡革以復文景之治者。霍光輔孝昭起而承之。因其漸衰之勢。待其自不可行而報罷。於是而武帝之虔劉天下者。日消月沈。不知其去而自已。無他。惟持之以心。應之以理。一順民志。而天下不見德。大臣不居功。順天以承祐。承天之祐者。自無不利也。攷神宗之初終。蓋類是矣。當其始也。開邊之志。聚財之情。如停水於脃土之隄而待決也。王安石乘之以進三司條例。使一設而震動天下。以從其所欲。於是而兩朝顧命之老。且引退

珍倣宋版印

而不能盡言。通國敢言之士。但一鳴而卽逢貶竄。羣小揣意指而進者。喧不可息也。此勢之極重者也。然而固且輕矣。安石之所執以必爲者。爲之而無效矣。河不可疏。而淤田不登矣。田不可方。而故籍難廢矣。靑苗之收息無幾。而逋欠積矣。保馬之孳息不蕃。而苑牧廢矣。民怨於下。士怨於廷。而徹乎上聽矣。高遵裕之敗。死尸盈野。棄甲齊山。而天子且爲之痛哭矣。安石則不肖之子。撓之於內。反面之黨。訟之於廷。神宗亦不復以心膂相信。鄧綰呂嘉問且嬰顯罰。王安禮糾兄之過。而亟進升庸。手實方田自安石刱者。皆自神宗而報罷矣。使神宗有漢武之年。其崩不速。則輪臺之詔。必自己先之。弗待廷臣之亟諫。蓋否極而傾。天之所必動。無待人也。幾已見矣。勢已移矣。則哲宗立。衆正升。因其欲熸之餘燄。撤薪以息之者。平其情。澄其慮。抑其

怒張之氣以泄之。其不可行者。已昭然其不可行。無所利者。已昭然其有害。儆而弗爲之修。弛而弗爲之督。三年之中。如秋葉之日向於凋。坐而待其隕矣。而諸君子積怒氣以臨之。弗能須臾忍也。曾霍光之弗若。奚論古先聖哲之調元氣。而養天下於和平哉。牛之鬬虎已斃。而鬬之不已。牛乃力盡而死。安石既退。呂惠卿與離叛而兩窮。呂申公司馬温公以洎孫固吳充漸起而居政地。彼蔡確章惇王珪曾布之流。無安石博聞彊識之學。食淡衣麤之節。豈元祐諸公之勁敵哉。操之已蹙者。畏之已甚。疾之已亟者。疑之已深。授之以不兩立之權。而欲自居於畸重。則昔之重在彼者輕。而今之重在諸公者。能長保其重哉。天方授我。而我不知。力與天爭。而天且去之矣。夫豈有蒼蒼不可問之天哉。天者。理而已矣。理者。勢之順而已矣。此之不察。乃

曰。天祚社稷。必無此慮。天非不祚宋也。謀國者失之於天。而欲強之於人。以居功而樹德者爲之也。

畢仲游之告温公曰。大舉天下之計。深明出入之數。以諸路所積錢粟。一歸地官。使天子知天下之餘於財。而虐民之政。可得而蠲。大哉言乎。通於古今之治體矣。温公爲之聳動而不能從。不能從者。爲政之通病也。温公不免焉。其病有三。一曰。惜名而廢實。二曰。防弊而啓愚。三曰。術疏而不逮。天子不言有無。大臣不問錢穀。名之甚美者也。大臣自惜其清名。而又爲天子惜。於是諱言會計。而一委之有司。是未察其立說之義。而蒙之以爲名也。不言有無者。非禁使勿知之謂也。不於有而言無。以求其溢。不於無而計有。以妄爲經營。知其所入。度其所出。富有海內。不當言無也。不問錢穀者。非聽上之糜之。任下之隱之。而徒以自標

高致也。出入有恆。舉其大要。業已喻於心。而不屑屑然問其銖累也。若乃賓賓然若將浼己而去之。此浮薄子弟之所尙。而可以爲天子。可以爲大臣乎。自矜高潔之名。而忘立國之本。此之謂惜名而廢實。習以爲尙。而賢者誤以爲道之所存。其惑久矣。爲弼成君德之說者。曰天子不可使知國之富也。知之則侈心生。於是而幸邊功。營土木。耽玩好。濫賜予之情。不可抑止。李林甫丁謂之導君以驕奢。惟使知富而已。禁使勿知。而常懷不足之心。則不期儉而自儉。之說也。尤其大謬不然者。天子而欲宣欲以尙侈乎。豈憂財之不足。而爲之衰止哉。高緯孟昶劉鋹僅有一隅。物力凡幾。而窮奢以逞。漢文惜露臺之費。非憂漢之貧也。奄有九州之貢稅。即不詳知其數。計可以恣一人之揮斥者。雖至愚暗。不慮其無餘。唐元宋眞。旣有汰心。侵令日告虛

梠。抑且橫征別出。夫顰眉坐歎。而相戒以貧。鄙野小人。施之狂子弟而徒貽其笑。欲止天子之奢。而勿使知富。則將使其君如土木偶人。惟人提掇而後可乎。爲新法者。本以北失燕雲。西防銀夏爲憂。則亦立國之本圖固不當以守財坐嘆。導其君以抱璧立枯也。此防弊者之迂疏爲謀已下也。乃若術疏而不逮。則雖博練如溫公。吾不能信其不然矣。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數。畜積之實者有故。方在青宮之日。既無以此爲其所宜聞而詳告者矣。迨其嗣立。耽宴樂而念不及之者勿論已。卽在厲精之主。總其要。不能察其詳。抑以此爲有代我以來告者。而弗容亟問也。若大臣。則亦昔之經生。學以應人主之求者耳。乃其童之所習。長之所游。政暇公餘之所涉獵。卽不以宴遊聲色蕩其心。而所聞所知者。概可見矣。下者。詞章也。進而上焉。議論

也。又進而上焉。天人性命之旨也。卽及於天下之務。亦上推往古。數千年興廢得失之數。而當世出納之經制。積聚之盈歉。未有過而問者。故億其有而不知其未必有也。億其無而不知其未嘗無也。知其出而不知其出之何所支也。知其入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。知其散而不知合其散者之幾何也。知其合而不知合之散者幾何也。雖以溫公經濟之實學。上溯威烈。下迄柴氏。井井條條。一若目擊而身與之。然至於此。則有茫然若羣川之赴海。徒見其東流。而不知歸墟者。何天之池矣。則雖欲臚列租稅之所登。度支之所餘。內府之所藏。州郡之所積。計其多寡。而度以應人主有爲之需。固有莫捫朕舌。而終以吃吶者。則學之不適於用。而一聽小人之妄爲意計也。其能免乎。夫王安石之惟不知此也。故妄億國帑之虛。而以桑孔之術。動人

主於所不察。元祐諸公。欲詘其邪。而惛然者。亦安石耳。則相惘相值。勿問貞邪。而各以時競。何異兩盲之相觸於道。其交誶也必矣。夫惟大臣之不以此爲務。而俾天子之卒迷也。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。守之者。胥隸也。掌之者。奄宦也。腐之者。暗室也。籍之者。蠹紙也。湮沈而不可問。盜竊而不可詰。嗚呼。此皆蔀屋小民。粟粟而穫之。絲絲而織之。銖銖而經營之。以效立國久長之計。使獲免於夷狄盜賊之摧殘者。而君臣上下。交置之若有若無之中。與糞土均其委棄。智者所不能自已。抑仁者所不忍忘者也。天子大臣。非山椒水涘。攜杖觀雲之畸士。而曰此非所宜知也。則孔子曰。足食足兵。其爲俗吏之嚆矢與。丁謂上會計錄以後。至熙寧元年六十年矣。中歷仁宗四十一年之節儉。民無流亡。國之所積可知也。青苗均輸農田水利之所獲。一部

婁之於泰山。諸君子不能舉此以勝安石之黨。且舌橋而不能下。徒以氣矜。奚益哉。

易曰。天下之動貞勝者也。貞勝者。勝以貞也。天下有大貞三。諸夏內而夷狄外也。君子進而小人退也。男位乎外。而女位乎內也。各以其類爲辨。而相爲治。則居正以治彼之不正。而爭勝矣。若其所治者貞。而所以治者非貞也。資於不正以求物之正。蕭望之之於恭顯。劉琨之於聰勒。陳蕃之於宦寺。不勝而禍不旋踵。小勝而大不勝。終以裁及其身。禍延於國。故君子與其不貞而勝也。寧不勝而必固保其貞。元祐諸公昧此。以成紹聖以後之禍。善類空。國事亂。宗社亦繇以傾。亦慘矣哉。新法之爲民病甚矣。諸公順民之欲。急起而改之。不謂其非貞也。即疑於改父之非孝。而奉祖宗之成憲。以正先君之闕失。亦不可謂非孝之貞也。

乃改之者。諸公不自任其責。嗣君不與聞其謀。舉而仰聽於太后。於是盈廷之士。僉曰后。堯舜也。普天之下。胥曰后。堯舜也。乃至傳之史冊而後世道聽之說。猶曰后。堯舜也。取后而躋之堯舜。曰后堯舜矣。其可抑堯舜而匹之后曰。堯舜后邪。故曰。擬人必於其倫。倫者不相奪也。諸公躋后而堯舜之。羣小抑后而呂武之。以倫求之。呂武雖不肖。猶其等倫。而堯舜懸絕焉。則呂武之說。足以爭勝而士忌倫也者。類也。天之生是使別也。草與木並植。而芝蘭之芳。不可以爲梁棟。鳥與獸並育。而翟雉之美。不可以駕戎車。天子與后敵尊。而母后之賢。不可以制道法。非是者。自喪其貞。而欲以勝物。匪徒小人之反噬有辭也。天所弗佑。祖宗之靈所弗憑依。天下臣民。亦懷疑而其情不固。不貞者之不勝。古今之通義。不可違也。哲宗之立。雖僅十齡。乃迨高

后之殂。又七年矣。后一日不亡。帝一日不得親政。則此七年者。月之朗於夜。非日之昱於晝也。且晝雖陰。而以炤物。其能俾人洞見者。視月遠矣。天子雖幼。而以涖衆。其能俾人信從者。視后多矣。而不但此也。位尊權重。可以惟其所爲。然且憚於惡而強爲善者。自非上哲。亦惟其名而已。夫爲惡而惡之名歸之人而己不與。則無所憚而有委罪之路。爲善而善之名歸之人而己不與。則不能強而徒挾不平之情。實則資己之權藉以爲之名則去之。嚴父不能得之於子。而爲人臣者。欲以得之君。不已悖乎。新法之弊。神宗之暮年。亦自知之矣。永樂之敗。悔不用王安禮之言。王安石子死魄喪。其志已衰。王雱呂惠卿自相齮齕。而神宗已厭之矣。鄧綰呂嘉問穢迹彰明而見黜矣。蒲宗孟詆司馬君實而見訶矣。孫固呂公著漸進而登兩府矣。則使當

聚珍仿宋版印

國者。述神宗之志。以遺詔行之。蠲青苗之逋欠。弛保馬之
孳生。緩保甲之練習。以次而待哲宗於識知之後。告以民
生之艱苦。示以祖法之寬宏。次第而除之。使四海慕新主
之仁。而不掠美以歸牝雞之號曙。夫豈不可必得者。計不
出此。擁女主以行其志。后一日不死。天子一日隅坐畫諾。
如秉筆之內豎。奉教而行。卽以韓維蘇軾劉摯朱光庭輩
處此。其能頫首以聽焉否邪。故人謂溫公守貞有道。而未
通乎變者。非也。溫公之所不足者。正未能貞也。貞之大者。
天之經也。地之義也。人之彝倫也。事之綱紀也。以陰禦陽。
以女制男。何殊乎以夷狄令中國。以小人治君子乎。坤之
初六曰。履霜堅冰至。當坤之初。陰無失德。非有堅冰之禍。
而發端之始。與乾相革。則所秉不正。在希微之閒。而詭於
其塗。不可以復暄和高朗之宇。固無待血戰而始知其害

也。温公胡不聞焉。嗚呼。國之將亂也。黃髮耆臣。老死而無與繼者。神宗之季年。韓富二公。先後而逝。文潞公雖存。年已遲暮。且仁柔以召物議。衆望所不歸也。使有秉國鈞者如韓公。於英仁二廟嗣立之初。持德威以翼戴。當元祐三四年閒。撤太后之簾。以興革之權。進退之柄。歸之天子。則羣小無言可執。無隙可乘。而國定矣。温公權藉既輕。道亦遜焉。徒恃愚氓浮動之氣。遷客躍起之情。迫於有爲。而無暇擇焉。其能濟乎。權輕者。非勢之勝也。道遜者。非理之貞也。捷反捷覆。捷興捷廢。天下皆喪其貞。則□貞之失先之也。故曰。古今之通義。不可違也。置一說之短長。以通觀一時之措施。則其治亂安危。可未成而決其必然於先。曠千載而信其所以然於後。無有爽也。哲宗在位十有五年。政出自太后者。凡八年。哲宗親政

珍倣宋版印

以還。凡六年。紹聖改元而後。其進小人。復苛政。爲天下病者。勿論矣。元祐之政。抑有難於覆理者焉。紹聖之所爲反元祐而實效之也。則元祐之所爲。矯熙豐而抑未嘗不效之。且啓紹聖而使可效者也。嗚呼。宋之不亂以危亡者幾何哉。天子進士以圖吾國。君子出身以圖吾君。豈借朝廷爲定流品。分清濁之場哉。必將有其事矣。事者。國事也。其本君德也。其大用治教政刑也。其急圖邊疆也。其施於民者。視其所勤而休養之。視其所廢而修明之。拯其天災。懲其吏虐。以實措之安也。其登進夫士者。養其恬靜之心。用其方新之氣。拔之衡茅。而相勸以君子之實也。豈徒紹聖哉。元祐諸公之能此者幾何邪。所能卓然出其獨至之忱。超出於紛紜爭論之外。而以入告者。劉器之諫覓乳媼而已。伊川請就崇政延和講讀。勿以暑廢而已。范淳夫勸帝

以好學而已。自是而外。皆與王安石已死之灰爭是非。寥寥焉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。其進用者。洵非不肖者矣。乃一惟熙豐所貶斥之人。皇皇然力爲起用。若將不及。豈新進之士。遂無一人可推轂以大任之。樹百年之屏翰者。而徒爲嶺海還客。伸久鬱之氣。遂可無曠天工乎。其恤民也。安石之新法。在所必革矣。頻年豈無水旱。而拯救不行。四海豈無冤民。而清問不及。督行新法之外。豈無漁民之墨吏。而按劾不施。觸忤安石之餘。豈無行惠之循良。而拔尤不速。西陲之覆敗孔棘。不聞擇一將以捍其侵陵。契丹之歲幣屢增。不聞建一謀以杜其欺侮。夫如是。則宋安得有天下哉。一元祐諸公揚眉舒憤之區宇而已矣。馬呂兩公。非無憂國之誠也。而剛大之氣。一洩而無餘。一時蠖屈求伸之放臣。拂拭於蠻煙瘴雨之中。悄悄自得。出不知有志

珍倣宋版印

未定之沖人。內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。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。野不知有難仰訴之疾苦。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彊敵。一舉而委之夢想不至之域。羣起以奉二公爲宗主。而日進改圖之說。二公且目眩耳熒。以爲惟罷此政。黜此黨。召還此人。復行此法。則社稷生民。鞏固無疆之術。不越乎此。嗚呼。是豈足以酬天子心膂之託。對皇天質先祖。慰四海之孤惸。折西北之狡寇。而允稱大臣之職者哉。吾誠養君德於正。則邪自不得而窺。吾誠修政事以實。則妄自無從而進。吾誠慎簡干城之將。以固吾圉。則徼功生事之說自息。吾誠釐剔中飽之弊。以裕吾用。則掊克毒民之計自消。吾誠育士以醕靜之風。拔賢於難進之侶。爲國家儲才於百年。則姦佞之覬覦自戢。而善類之濯磨自宏。曾不出此。而夜以繼日。如追亡子。進一人。則曰此熙豐之所退

也。退一人。則曰此熙豐之所進也。與一法。則曰此熙豐之所革也。革一法。則曰此熙豐之所興也。然則使元祐諸公。處仁英之世。遂將一無所言。一無所行。優游而聊以卒歲乎。未見其有所謂理也。氣而已矣。氣一動而不可止。於是呂范不協於黃扉。雒蜀朔黨不協於羣署。一人煢立於上。百尹類從於下。尚惡得謂元祐之猶有君。宋之猶有國也。而紹聖諸姦。駕駟馬。騁康莊以進。莫之能禦矣。反其所爲者。固師其所爲也。是故通哲宗在位十四年中無一日而不爲亂媒、無一日而不爲危亡地。不徒紹聖爲然矣。當其時。耶律之臣主。亦昏淫而不自保。元昊之子孫。亦偷安而不足逞。藉其不然。靖康之禍。不能待之他日也。而契丹衰。夏人弱。正漢宣北折匈奴之時會。乃恣通國之精神。敝之於一彼一此之短長。而弗能自振。嗚呼。豈徒宋之存亡哉。

無窮之禍。自此貽之矣。立乎今日。以覆攷哲宗之代之所爲。其言洋溢於史冊。以實求之。無一足當人心者。苟明於得失之理。安能與登屋遮道之愚民。同稱慶快邪。夫君子之自立也有節。而應天下也有道。心之無私。不待物之不我辱而後榮。爲之有實。不待法之無所弊而後治。故入其朝。觀其所爲。讀其書。觀其所成。聚天下之聰明才力。以奉一人而理萬物。不期正而無不正。然後其興也。必也。此則君子以自靖而靖天下者也。豈徒伊呂哉。兩漢之盛。唐宋之初。無有不然者。夫誰如哲宗在御之世。貿貿終日。而不知將以何爲也。

宋論卷七

宋論卷八

船山遺書本

衡陽王夫之譔

徽宗

徽宗之初政。粲然可觀。韓忠彥爲之。而非韓忠彥之能爲之也。未幾而向后殂。任伯雨范純禮江公望陳瓘以次廢黜。曾布專。蔡京進。忠彥且不能安其位而罷矣。銳起疾爲而不能期月守。理亂之樞。存乎向后之存沒。忠彥其能得之於徽宗乎。循已覆之軌者傾。仗非其所仗者蹟。以仁宗之慈厚居心。而無旁窺懷妬之小人。然且劉后殂。而張耆夏竦不能復立於廷。王德用章德象以與劉后異而急庸。若高后晨隕。羣姦夕進。攻擊元祐。不遺餘力。前事之明鑒。固忠彥等所在目方新者。仍擁一□□以取必於烕年佻達之天子。仗者非所仗也。則邢恕章惇蔡卞雖已竄死。豈

無繼者。禍烈於紹聖。而貞士播棄終身。以恣噂沓之狂夫。動搖社稷。後車之覆。甚於前車。亦酷矣哉。忠彥雖爲世臣。而德望非溫公之匹。任伯雨諸人。亦無元祐羣賢之夙望。一激不振。士氣全隤。舉天下以冥行。而趨於泥淖。極乎靖康。無一可用之材。舉國而授之宅人。無足怪者。將雪之候。先有微溫。其溫也。豈暄和之氣哉。於是而諸君子之處此也。未易易矣。太后不可恃也。忠彥斯不可恃也。李清臣蔣之奇之雜進。愈不可恃也。曾布之與忠彥。互相持於政府。彌不可恃也。然而溫詔之頒。起用之亟。固自朝廷發矣。范忠宣曰。上果用我矣。死有餘責。伊川曰。首被大恩。不供職何以仰承德意。蘇子瞻海外初還。欣然就道。夫固有不可恝於君臣之際者。知其不可恃。而猶欣躍以從。亦君子宅心之厚與。雖然。酌之以道。規之以遠。持之以貞。而善調元

氣以使無傷。固有道焉。天下有道。道在天下。則身從天下以從道。天下無道。道在其身。則以道愛身而卽爲天下愛道。以道愛身者。喜怒不輕動於心。語默不輕加於物。而進退之不輕。尤其必愼者也。執之仇仇。而知仇仇者之必不我力。不可得而執也。愛而加膝。念加膝者之無難投淵。不以身試淵也。夫且使昏庸之主。知我之不以訢訢而動。弗得以我爲賴寵。夫且使邪佞之黨。見我之遲遲以進。弗得疑我之力爭。夫且使天下之士。惜其名節。念榮寵之非榮。而不辱身以輕試。夫且使四海之民。知世之方屯。隱忍以茹荼苦。而不早計昇平。以觸苛虐而重其災。故范淳夫勸蜀公之不赴。而尹和靖疑伊川之易就。非獨爲二公愛其身也。爲天下愛道。而道尚存乎天下也。以愛君之切。而不忍逆君之命。以憂國之至。而迫欲爲國宣力。以恤民之篤。

而輒思爲民請命。則小人之占風而趨。待隙而鑽者。固將
曰。彼猶我也。一虛一實。迭相衰王。而凶威可試。不遺餘力。
以捋采而盡劉之。昏庸之主。亦將曰。此呼而可來者。麾而
可去。天下安得有君子哉。惟予言而莫違。否則竄之誅之。
永錮而無遺種。亦不患國之無人也。後生者不得與於直
道之伸。亦將曰。先生長者。亦嘗亟於進矣。則弗待君之果
明。臣之果直。未進而獲進焉。無不可也。奚必與世齟齬哉。
於是而小人有可藉之口。庸主有輕士之情。人士無固窮
之節。朝爲無人之朝。野爲無人之野。則大觀以後。迄於靖
康。醉夢傾覆。無有止訖。終無一人焉。能挽海宇之狂趨。以
救死亡。不亦痛與宋之不靖也。自景祐而一變矣。熙寗而
再變。元祐而三變。紹聖而四變。至是而五變矣。國之靡定。
不待智者而知也。乃數十年來。小人迭進。而公忠剛直之

臣。項背相依。然求其立難進易退之節。足以起天子之敬畏。立士類之坊表者。無其人焉。騏驥與駑駘爭駕。明星與螢火爭光。道已貶。身已媟。世安得而不波流。國安得而不瓦解哉。韓忠彥孤立以戴□□。而望起兩世之傾危。諸君子何其易動而難靜也。伊川貶而尹和靖張思叔諸學者。皆罹僞學之禁。韓侂胄之惡。自此倡之。則非禍中於國家。而且害延於學術矣。建中靖國之初政。有識者所爲寒心也。奚粲然可觀之有。

政之善者。一再傳而弊生。其不善者。亦可知矣。政之善者。期以利民。而其弊也。必至於厲民。立法之始。上昭明之下敬守之。國受其益。人受其賜。已而奉行者非人。假其所寬以便其弛。假其所嚴以售其苛。則弊生於其閑。而民且困矣。政之不善者。厲民以利國。而其旣也。國無所利。因以生

害。而民之厲。亦漸以輕。立法之始。刻意而行之。令必其行。禁必其止。怨怒積於下。而不敢違。已而亦成故事矣。牧守令長之賢者。可與士民通議委曲。以苟如其期會而止。而不必盡如其法。若其不肖者。則雖下不恤民。上亦不畏國法。但假之以濟其私。而塗飾以應上。亦苟且塞責。而無行之之志。則其爲虐於天下者。亦漸解散。而不盡如其初。則害亦自此而殺矣。故卽有不善之政。亦不能操之數十年。而民無隙之可避。繇此言之。不善之政。未能以久賊天下。而惟以不善故爲君子所爭。乃進小人以成其事。則小人乘之以播惡。而其禍乃延。故曰有治人無治法。則亂天下者。非亂法亂之。亂人亂之也。蔡京介童貫以進。與鄧洵武温益諸姦。勦紹述之邪說。推崇王安石。復行新法。乃攷京之所行。亦何嘗盡取安石諸法。督責吏民以必行哉。安

石之晝謀夜思。捜求衆論。以曲成其申商桑孔之術者。京皆故紙視之。名存而實亡者。十之八九矣。則京之所爲。固非安石之所爲也。天下之苦京者。非其苦安石者也。是安石之法。未足以致宣政之禍。惟其雜引呂惠卿鄧綰章惇曾布之羣小。以授賊賢罔上之祕計於京。則安石之所以貽敗亡於宋者此爾。載考熙豐之時。青苗保甲保馬市易之法。束溼亟行。民乃毀室鬻子。殘支體。徙四方。而嘑號徧野。藉令迄乎宣政。無所寛弛。則天下之坻死者過半。揭竿起者。不減秦隋之季。乃紹聖踵行又二十餘年。而不聞天下之怨毒。倍於前日。方臘之反。毆之者朱勔花石之擾。非新法迫之也。此抑可以知政無善惡。俱不足以持久。倚法以求贏。徒爲聚訟而已矣。神宗之求治也迫。安石之欲售其邪僻之術也堅。交相鶩而益之以戾氣。力持其是。以與

君子爭。無從欲偷安之志以緩之。故行之決而督之嚴。吏無所容其曲折。民無所用其推移。則如烈火之初炎。而無幸存之宿艸。及哲宗而以怠心行之。及徽宗而抑以侈心行之矣。則吏民但可有盈餘以應誅求。飾文具以免勘督者。自相遁於下。而巧避之。且如保甲之法。固可以一紙報成功。青苗之息。固可洒派於戶口土田。醉夢之君。狹邪之相。苟足其欲。而以號於人曰。神宗之所爲。吾皆爲之矣。而民之害。亦至此而稍紓矣。繇此言之。政無善惡。統不足以持久。吏自有其相沿之習。民自有其圖全之計。士大夫冒譴以爭訟於庭而不足。里胥牖戶協比以遁於法而有餘。故周公制六官。敘六典。纖悉周詳。規天下於指掌。勒爲成書。而終不以之治周。非不可行也。行之而或遁之。或乘之。德不永而弊且長也。人主而爲國計無疆之休。任賢而已

矣。大臣而爲君建有道之長。進賢而已矣。所舉賢。而以類升者。卽不如前人之懿德。而沿流風以自淑。必不爲蟊賊者也。所舉不肖。而以類升者。豈徒相效以邪哉。趨而愈下。流而愈淫。卽求前人之不韙而不可得。嗚呼。安石豈意其支流之有蔡京哉。而京則曰。吾安石之嫡系也。諸君子又從而目之曰。京所法者。安石也。京之惡乃益以昌矣。故善治天下者。章民者志也。貞民者教也。樹之百年者。人也。知善政之不足恃。則非革命之始。無庸創立己法。知惡政之不可久。則雖苛煩之法。自可調之使馴。讀一先生之言。欲變易天下而從己。吾未見其愈於安石也。徒爲蔡京之口實而已。

靖康之禍。自童貫始。狡夷不可信而信之。叛臣不可庸而庸之。逞志於必亡之契丹。而授國於方張之女直。其後理

宗復尋其覆軌。以訖其大命。垂至於後。猶有持以夷攻夷
之說。取敗亡者。此其自蹈於凶危之阱。昭然人所共喻矣。
而宋之一失再失以隕命者。不僅在此。藉令徽宗聽高麗
之言。從鄭居中宋昭之諫。斥童貫王黼之姦。拒馬植張瑴
之請。不以一矢加遼。而且輸金粟。起援兵。以衞契丹。能必
耶律淳之不走死乎。能必左企弓之固守燕山而不下乎。
能使女直不壓河北。而與我相迫乎。能止女直之不馳突。
渡河而嚮汴乎。夫然。則通女直之與不通等也。援遼之與
夾攻等也。童貫與受其敗。而宋之危亡。非但貫之失算也。
輟夾攻之計以援遼。遼存而爲我捍女直。此一說也。宋豈
能援契丹而存之者。以瓦解垂亡之契丹。一攻之而童貫
敗於白溝矣。再攻之而劉延慶郭藥師敗於燕山矣。攻之
弗能攻也。則援之固弗能援也。不可以敵熸火將熄之蕭

珍倣宋版印

幹。而可以拒燎原方熾之粘沒喝乎。拒契丹而勿援。拒女直而勿夾攻。則不導女直以窺中國之短長。守舊疆以靜鎮之。此一說也。近之矣。乃使女直滅遼。有十六州之地。南臨趙魏。以方新不可遏之銳氣。睥睨河朔之腴土。遣一使以索歲幣。應之不速而激其忿怒。應之速而增其狎侮。抑能止鋒戢銳。畫燕自守。而不以吞契丹者齕我乎。然則夾攻也。援遼也。靜鎮也。三者俱無以自全。蓋宋至是而求免於女直也難矣。自澶州講和而後。畢士安撤河北之防。名爲休養。而實以啓真宗粉飾太平之侈志。興封祀。營土木者十八載。仁宗以柔道爲保邦之計。劉六符一至。而增歲幣如不遑。坐銷歲月於議論之中者。又四十一年。神宗有自彊之志。而爲迂謬之妄圖。內敝其民於掊克。而遠試不教之兵於熙河。契丹一索地界。則割土以畀之。而含情姑

待。究無能一展折衝之實算。元祐以還。一彼一此。聚訟盈廷。置北鄙於膜外者。又二十餘年。閫無可任之將。伍無可戰之兵。城堡湮穨。戍卒離散。徽宗抑以嬉遊敗度。忘日月之屢遷。凡如是者。幾百年矣。則攻無可攻。援無可援。鎮無可鎮。請罷夾擊之師者。罷之而已。抑將何以爲既罷之後。畫一鞏固之謀邪。故曰。童貫誤之。非徒童貫誤之也。雖然。宋即此時。抑豈果無可藉以自振者乎。以財賦言。徽宗雖侈。未至如楊廣之用若泥沙也。盡天下之所輸。以捍蔽一方者。自有餘力。以兵力言。他日兩河之衆。村爲屯。里爲砦者。至於飄泊江南。猶堪厚用。周世宗以數州之土。乘擾亂之餘。臨陣一麾。而彊敵立摧。亦非教練十年而後用之也。以將相言。宗汝霖固陶侃之流匹也。張孝純張叔夜劉子羽張浚趙鼎俱已在位。而才志可徵。劉張韓岳。或已試戎

行。或崛起草澤。而勇略已著。用之斯效。求之斯至。非無才也。有財而不知所施。有兵而不知所用。無他。惟不知人而任之。而宋之士。無往而不亡矣。不知猶可言也。不任不可言也。是豈徒徽宗之闇。蔡京之姦。敗壞於一旦哉。自趙普獻猜防之謀。立國百餘年。君臣上下。惴惴然惟以屈抑英傑爲苞桑之上術。則分閫臨戎者。固以容身爲厚福。而畏建功以取禍。故平方臘。取熙河。非童貫以奄宦無猜。不敢尸戰勝之功。嘵嘵者滿堂也。而窺其戶。久矣闃其無人矣。雖微童貫挑女直以進之。其能免乎。漢用南單于攻北單于。而匈奴之禍訖。閉關謝絕西域。而河西之守固。惟其爲漢也。廟有算。閫有政。夾攻可也。援遼可也。靜鎮尤其無不可也。惟其人而已矣。

姦人得君。久持其權而以傾天下者。抑必有故。才足以代

君。而貽君以宴逸。巧足以逢君。而濟君之妄圖。下足以彈壓百僚。而莫之敢侮。上足以脅持人主。而終不敢輕。李林甫盧杞秦檜皆是也。進用之始。卽有以聳動其君。而視爲社稷之臣。旣用之。則信嚮而尊禮之。權勢已歸。君雖疑而不能動搖之以使退。故高宗置刀鞾中以防秦檜。而推崇之益隆。盧杞貶。而德宗念之不衰。李林甫非楊國忠之懷忮以相反。元宗終莫之輕也。而其時盈廷之士。無敢昌言其惡。微詞譏諷。而禍不旋踵矣。而蔡京異是。徽宗之相京也。雖嘗賜坐。而命之曰。卿何以教之。亦戲也。實則以弄臣畜之而已。京之爲其所欲爲也。雖奉王安石以爲宗主。持紹述之說。以大殘善類。而熙豐之法。非果於爲也。實則以弄臣自處而已。其始進也。因與童貫遊玩持書畫奇巧以進。而託之紹述。以便登揆席。其云紹述者。戲也。所師安石

以周官飾說者。但惟王不會之一言。所以利用夫戲也。受寵既深。狂嬉無度。見安妃之畫像。形之於詩。縱稚子之牽衣。著之於表。父子相仍。迭爲狎客。乃至君以司馬光諱臣。臣以仁宗諱君。則皆灼然知其爲俳優之長。與黃幡綽敬新磨等。帝亦豈曰。此可爲吾任社稷者。京攸父子。亦豈曰。吾爲帝腹心哉。惟帝之待之也媟。而京攸父子之自處也賤。故星變而一黜矣。日中有黑子而再黜矣。子用而父以病免。不得世執朝權矣。在大位者侯蒙陳顯斥之爲蟊賊。而猶優游以去。冗散之臣如方軫。草澤之士如陳朝陳正彙。訶之如犬豕。而猶不陷於刑。未嘗有蟠固不可搖之勢也。徽宗亦屢欲別用人代之矣。而趙挺之何執中張商英之瑣瑣者。又皆懷私幸進。而無能效其尺寸。是以寵日以固。位日以崇。而者老不死。以久爲賊於天下。計自其進用。

以迄乎南竄之日。君亦戲也。臣亦戲也。嗣之者攸也。絛也。偕之者王黼也。朱勔也。李邦彥也。莫非戲也。花鳥圖畫。鐘鼎竹石。步虛受籙。倡門酒肆。固戲也。開熙河。攻交趾。延女直。滅契丹。策勳飲至。獻俘肆赦。亦莫非戲也。如是而欲緩敗亡之禍。庸可得乎。故有李林甫。不足以斬肅宗之祚。有盧杞。不足以陷德宗於亡。有秦檜。不足以破高宗之國。京無彼三姦之鷙悍。而禍乃最焉。彼之爲惡者。猶有所爲。以籍服天下。而此之爲戲者。一無所爲也。彼之得君者。君不知其姦。而姦必有所飾。此之交相戲者。君賤之而不能舍之。則無所忌以無不可爲也。即無女直。而他日起於草澤。王善李成楊么之徒。一呼而聚者百餘萬。北據太行。南蹂江介。足以亡宋而有餘矣。攖狡彊銳起之天驕。尙延宋祚於江左。幸也。雖然。惟其戲也。含垢忍恥。以偷嬉宴。則其施

毒於士民者亦淺。固有可以不亡者存焉。京年八十。而與子孫竄死於南荒。不得視林甫杞檜之保軀命於牖下也。足以當之矣。

楊龜山應詔而出。論者病之。亦何足以病龜山哉。君子之出處。惟其道而已矣。召之者以道。應之者以道。道無不可。君子之所可也。徽宗。固君也。進賢者。君之道也。蔡京。固相也。薦賢者。相之道也。相薦之。天子召之。爲士者無所庸其引避。天下雖無道。而以道相求。出而志不行。言不庸。然後引身而退。未失也。龜山何病哉。當其時。民病亟矣。改紀一政。而緩民之死。卽吾仁也。國危迫矣。匡贊一謀。而救國之危。卽吾義也。民卽不能緩其死。而吾緩之之道。不靳於言。國卽不能救其危。而吾救之之方。不隱於心。則存乎在我者自盡。而不以事之從違爲憂。君子之用心。自有弗容已

者。徽宗雖闇。而猶吾君。蔡京雖姦。而猶吾君之相。相薦以禮。相召以義。奚容逆億其不可與有爲而棄之。病龜山者。將勿險乎。雖然。試設身以處。處龜山之世。當重和之朝廷。而與當時在位之人相周旋。固有大難堪者。不知龜山之何以處此也。易於艮之三曰。艮其限。列其夤。厲熏心。曷厲乎。厲以其熏也。立孤陽於四陰之中。上無與應。熏之者。莫非陰濁也。故危也。孔子之道大矣。非可凌躐而企及者。然而其出也。以衛靈公之荒淫。而固有蘧瑗史魚在也。則立乎其廷。周回四顧。而可與爲緣者不乏。則羣小之熏。不能亂君子之臭味。故季斯公山弗擾佛肸。皆可褰裳以涉。而女樂一歸。則疾舍宗國而不爲忍。何也。姦邪者。君子之所可施其檃括。而同昏之朝。腥聞熺然。環至以相熏。則欲姑與之處。而無以自置其身。孔子且然。況不能爲孔子者乎。

龜山方出之時。何時耶。徽宗如彼矣。蔡京如彼矣。蔡攸王黼童貫梁師成之徒。又如彼矣。而一時人士。相趨以成乎風尚者。章醮也。花鳥也。竹石也。鐘鼎也。圖畫也。清歌妙舞。狹邪冶遊。終日疲役而不知倦。觀乎靖康禍起。虜蹂都城。天子嗁號。萬民震慄。而抄劄金帛之役。洪芻王及之輩。皆一時自標文雅之士。刼宮娥以並坐。歌謔酣飲。而不以死爲憂。則當時豈復有姦邪哉。聚鳥獸於君門。相爲蹢躅而已。龜山以嚴氣正性之儒者。孤立於其閒。槐棘之下。誰與語者。待漏之署。誰與立者。歲時往還之酬答。誰氏之門。可以報謁。栫棘及膚。叢錐刺目。彼則無憖。而我能自適乎。莊生曰。攖而後寧。亦必有以寧也。亦必相攖而後相拒以寧也。不能攖我。而祇以氣相熏。染厲而已矣。奚寧哉。念及此。則龜山之出。誠不如其弗出矣。於是而尹和靖之堅不欲

留。尚矣。艮之上曰。敦艮吉。超出羣陰之上。與三異志而時止則止。非道之必然。心之不得不然也。道生於心。心之所安。道之所在。故於亂世之末流。擇出處之正者。衡道以心。而不以心徇道。無以熏其心而心泰矣。尚奚疑乎。

勢極於不可止。必大反而後能有所定。故易曰傾否。先否後喜。否之已極。消之不得也。傾之而後喜。惜其傾而欲善保其終。則否不傾而已自傾。謀國者。志非不忠。道非不正。不忍視君之瑣尾。民之流離。欲因仍而補救之。其說足以聳動天下。乃弗能救也。而秖甚其危亡。則惟惜傾而靳於傾者。使之然也。宋至徽宗之季年。必亡之勢。不可止矣。匪徒女直之彊。不可禦也。匪徒童貫之借金亡遼之非策也。尤匪徒王黼受張瑴之降。以挑狡虜也。君不似乎人之君。相不似乎君之相。垂老之童心。冶遊之浪子。擁離散之人

心以當大變。無一而非必亡之勢。於是而宇文虛中進罪己之言。吳敏李綱。定內禪之策。不可謂非消否之道也。乃汴都破。二帝俘。愈不可挽矣。內禪者。死守之謀也。死守則必有死守之具矣。任廟算者惟綱。綱之外無人矣。任戎閫者惟种師道。師道之外無人矣。盡綱之謀。竭師道之勇。可以任此乎。朱子固已論之曰。不足恃也。且微徒綱與師道也。嬰孤城。席懈散之勢。一日未亡。一日有處堂之計。人心不震。規畫不新。雖諸葛孔明不能止荊州之潰。雖郭子儀不能已陝州之奔。何也。勢已傾者不傾。而否亦不傾也。亂起於外者。制之以中。亂集於中者。制之以外。處於有餘之地。而後可以自立。可以自立而後可以禦人。先王衆建諸侯。以爲藩屏。時巡其守。王迹以通。五服四方。皆天子之外舍也。故幽王死於宗周。而襄王存於氾水。春秋記之曰。天

王出居於鄭。居者。其所宜居也。舉天下而皆其所居。則皆其所自立矣。皆其所居。而拘攣於不可久居者以自困。則有餘之地。皆非其地。有餘之人。皆非其人。畏傾而傾必及之。否豈有自消之理哉。徽宗南奔以避寇。勢迫而不容弗避。避之尚未足以亡也。以勢言之。頭不剸者命不傾。以理言之。死社稷者。諸侯之道也。非天子之道也。諸侯棄其國而無國。天子棄都城而固有天下。未喪其世守也。故未大失也。其成乎必亡者。內禪而委位於欽宗也。委位於欽宗。則徽宗非天下之君矣。本不可以爲人之君。而又委位以自失其柄。爲蕭然休老之人。則處有餘之地。而非其地。撫有餘之人。而非其人。權藉之所歸。據之以抗彊虜者。猶然子處危城之嗣主。是出奔猶未失。而內禪之失。不可救矣。唐元宗走蜀。而太子北走。朔方猶太子也。元宗猶隱繫東

南人心。而人知有主。太子雖立。而置身於外。以收西北之心。故可捲土重來。以收京闕。欽宗受內禪之命。是天子固在汴京。走而東者。已非天子也。盈廷之士。類皆讒賊之餘。嬰城之衆。徒戀身家之計。綱以此曲徇其意。擁欽宗以遲回於棧豆。爲之名曰效死弗去。肩貨賄以惜遷徙之愚氓。羣起讙呼。以偷一日之安。懷愍之覆轍。憯莫之懲。以冥行而蹈之。不亦悲乎。嚮令內禪不行。徽宗卽出。人知吾君之尙在。不無奮死之心。帝持大柄以旁招。尙據河山之富。羣小抱頭以駭散。不牽築室之謀。太子受鉞以撫軍。自效廣平之績。揆其時勢。較康王之飄泊濟州者。尙相什百也。惟綱昧此。惜此四面受敵之孤城。仍此議論猥繁之朝廷。率此姦邪怙黨之僉壬。殉此瞻戀穠華之婦稚。虜兵乍退。歌舞仍前。夫且曰。微綱之使有君而有國也。安得此晏處之

休哉。是奠已潰之宗祊。而寧我婦子也。功施不朽矣。盤庚曰。胥動以浮言。非此謂與。徽宗以脫屣自恣之身。飄然而去。翩然而歸。既不能如德宗之在奉天。欽宗以脆弱苟延之命。有召不應。有令不行。抑不能如肅宗之在靈武。都城官吏軍民。以浮華安佚之累。倏然而憂。俄然而喜。終不能如朔方邠寧之軍。憤起反攻。以圖再造。禍在轉盼。而猶爲全盛之圖。綱何未之思也。其在當日者。城連萬雉。闕啓千門。雞犬方寧。市廛未改。不忍棄之一朝。而思奉一人以固守。夫豈非憂國恤民之至意。而目前之殷盛。一俄頃之浮榮。轉盼之凋殘。成灰飛之幻夢。卒使兩君俘。六宮虜。金帛括盡。凍餓空城。曾不得逸出以謀生。而上下交絕其大命。如是而以爲不忍。其忍也不已慘乎。故所咎於綱者。有所惜而忘所大惜也。邪說行。狂夫逞。斁天之痛。綱其罪之魁

與

宋論卷八

衡陽王夫之譔

欽宗

扶危定傾有道。於其危而扶之。不可得而安也。於其傾而定之。不可得而正也。傾危者。事勢之委也。末也。所以致傾危者。本也。循其所以危。反之而可以安。矯其所以傾。持之而可以正。故扶危定傾者。其道必出於此。雖然。本之與末。有發端而漸啓者。有切近而相因者。則正本之圖。有疏有親。有緩有急。必審其時而善持之。不然。則窮溯其本而不足以救其末。無益也。發端而漸啓者。其始之弊。未至於此。相沿以變。而並失其舊。乃成乎切近相因之害。於此圖之。而已得傾危之本。若其始之所啓。雖害繇此以漸興。而時移勢易。無所復用其匡正。其本也。而固非其本矣。今夫河

之爲患。遏之於末流不得也。神禹爲之疏之循其本矣然載始者。壺口也而冀州平。洊其橫流於中州者。則抑以底柱以東出山而溢於滎澤者。爲衆流之本。若其發源崐崙在西極之表者。豈非河之大源哉。而於彼窮之終不能已兗豫之氾濫。故言治河者。未有欲窮之於其源者也。靖康之禍。則王安石變法以進小人。實爲其本。而蔡京之進。自以書畫玩好介童貫。投徽宗之好。因躐大位。引羣小。導君於迷。而召外侮。其以紹述爲名。奉安石爲宗主。繪形館閣。配食孔廟者。皆假之以彈壓衆正。售其佞倖之私而已矣。夫安石之脩申商之術。以漁獵天下者。固期以利國而居功。非懷私而陷主於淫惑。此其不可誣者也。安石之志。豈京之志。京之政。抑豈安石之政哉。故當靖康之初欲靖內以禦外。追其禍本。則蔡京王黼童貫朱勔亂於朝。開釁於

邊。允當之矣。李邦彥白時中李梲唐恪之流。尸位政府。主張割地。罷入衞之兵。撤大河之防者。皆京貫輩同氣相求因緣以進者也。出身狹邪。共習嬉淫。志苶氣枵。抱頭畏影。而蘄以苟安。豈復知有安石之所云云者。師京貫之術。以處凶危。技盡於請和。以恣旦夕之佚樂而已。京貫等雖漸伏其罪。而所彙引之宵人。方興未殄。則當日所用爲國除姦者。惟昌言京貫之爲禍本。以斥其黨類。則國本正而可進羣賢。以決扶危定傾之大計。惟此而可以爲知本矣。骨已冷。黨已散。法已不行。事勢已不相謀之安石。其爲得爲失。徐俟之安平之後而追正之。未爲晚也。舍當前腹心之蠹。究已往萌櫱之生。龜山崔鶠等從而和之。有似幸國之危。以快其不平之積者。而政本之地。叢立者皆疲茸淫蕩之纖人。顧弗問也。則彼且可挾安石以自旌曰。吾固臨川

氏之徒也。彈射我者。元祐之苗裔。求伸其屈者。非有憂國之忱者也。熒主聽。結朋黨。固寵利。壞國事。惡能復禁哉。楊國忠受戮於馬嵬。而唐再造。無庸究李林甫之姦也。辨學術。正人心。善風俗。定綱紀。前不能伸於建中靖國之初。而事已大敗。乃洩其久蘊之忿怒。所本者非本矣。遼絶而不相及。泮渙而不相濟。何爲者邪。迨及建炎之後。安石之說。不待攻擊而自銷亡。亦足以知安石之不足攻。而非靖康之急務矣。竭忠盡力。直糾京貫之黨。斥其和議之非。以爭存亡於廟算。言不溢而事不分。此之謂知本。

女直脅宋以割三鎮。割兩河。宋廷之臣。爭論不決。於其爭論而知宋之必亡也。抑以知宋亡而貽中國之禍於無已也。李邦彥聶昌唐恪之徒。固請割地以緩須臾之死者。勿論已。徐處仁吳敏以洎李伯紀楊中立之堅持不割之策。

義正矣。雖然。抑有能得女直之情。而自善其不割之計者乎。不得其情。雖爲之計無補也。況乎其無能爲保固三鎮兩河之計也。脅人以割地者。契丹之脅石晉也。秦人之脅三晉也。皆未能得而須其自割也。契丹脅石晉於求緩之日。地猶王從珂之地。而兩非所有。秦人之脅三晉。三晉雖弱。抑嬰城固守。必覆軍殺將。曠日持久。而後得之。故脅其割而後得不勞。而女直之勢異。是自敗盟南侵以來。馳突於無人之境。至一城。則一城潰。一城潰。則一路莫不潰矣。欲三鎮卽可得三鎮。欲兩河卽可得兩河。何爲嘵嘵然競使命之脣舌。而莫能使其必從邪。嗚呼。當時議者盈廷。曾無一人焉。察及於此。中國之無人久矣。禍乃延及無窮。而不可遏矣。遼之旣滅。女直之志已得。未嘗有全舉中國之成心也。宋人召之挑之。自撤其防以進之。於是而欲逞志

於宋。乃且無定情焉。而教之以脅地脅賂者。郭藥師也。藥師者。亦習乎契丹之所以加宋者。而欲效之女直求地耳。求賂耳。求爲之屈耳。是故終女直之世。止於此三者。而大河以南。國破君俘。城空千里。且舉以授之張邦昌劉豫。而不欲自有。夫豈貪之有所止。而戢自焚之兵哉。永嘉以來。南北分而夷夏各以江淮爲守。沿而習之。局定於此。志亦僅存乎此也。汴京破而立張邦昌劉豫者。修石晉之故事也。和議成而畫淮以守者。循拓拔氏之已迹也。蓋自苻堅潰敗以後。王猛之言。永爲定鑒。故拓拔佛狸臨江。而不敢渡。正統之名。天式臨之。天塹之設。地固限之。雖甚鴟張。罔有越志。然則宋持其不敢擅有中夏之情。苟須地必待我之割之也。則固有以處此矣。不割三鎮。必有以守三鎮。不割兩河。必有以守兩河。欲守三鎮兩河。必固守大河。以爲

珍倣宋版印

之根本。欲守大河。必備芻糧。繕城堡。集秦隴吳蜀三楚之力。以衞京邑。此之不謀。但曰。祖宗之疆土。不可與人。卽不與之。不能禁其不取。空談無實。坐廢遷延。而三鎭兩河。不待割而非己有矣。輕騎馳突於汴京。而宗祧永喪矣。疆土任人之吐茹。而何割與不割之有哉。然而女直之所欲者。且自三鎭而止。彼且曰。天以中原授中原之主。吾不得而力爭。故撻懶兀朮。人異其志。金山之匹馬。且以得返爲幸。完顏亮馬一南牧。而羣下叛離。以致之死。然則處當日之情形。勿問三鎭也。勿問兩河也。抑可弗問汴京之守與不守也。名號存。呼召集。親統六師。以與相頡頏。充彼之欲。得河北。而其願已畢。氣已折。力已疲。且安坐而飽飫以嬉遊。天下事。尚可徐圖其大定。卽令不克。亦豈授女直以意想不及之弋獲。而無所訖止乎。意想不及之獲。可以獲矣。立

邦昌而邦昌不能有。立劉豫而劉豫不能有。大河以南。人無主而戴之以爲君。則江淮以南。何不可戴之以爲君。蒙古氏乃以知天之無有定情。地之無有定域。而惟力是視。可有者無不可有矣。嗚呼。不測其不敢深求之情。弱者靡。彊者嚚。縱使氾濫而流及於廣遠。天且無如人何。而萬古之綱維以裂。故曰。中國之無人。非一晨一夕之故也。謝安石之知及此矣。故以一旅抗百萬之衆而不懾。自立也有本。則持重以待之。而其鋒自折。氣矜取勝。茬然於彼己之情僞。徒爲大言以聳衆聽。流俗驚爲偉人。而不知其無當於有無之數也。是可爲大哀也矣。

上與下交爭者。其國必傾。惟大臣能得之於上。而不使與下爭。惟君子能輯之於下。而不使與上爭。聽其爭而不能止者。具臣也。以身爲爭之衡。而上下交因之以爭者。自居

於有爲有守。而實以貽上下之𢦏。衰亂之世。恆多有之。是人望之歸也。而有道者弗取焉。凡爭之興。皆有名可據。有故可循。而上不見信。下不相從。乃相持而不相下。迨乎爭矣。則意短而言長。言順而氣烈。氣之已烈。得失利害。存亡生死。皆所不謀。而憒興於不自已。故盤庚之誥曰。而胥動以浮言。言勿問是非。一浮而是者已非。有道者。甚畏天下之有此。而豈其以身爲之的乎。氣之浮也。必乘乎權。而後其動也。無所復憚。上之權。以一人而爭天下。以其崇高也。下之權。以匹夫而爭天子。以其衆多也。權者。勢之所乘。發以氣。乘以勢。雖當乎理。而亦爲亂倡。故曰。其國必傾。漢唐之季。其傾也皆然。而宋爲甚。上之爭下也。斥之詘之。竄之禁之。乃至刊之於籍。勒之於石。以大聲疾呼而告天下。自熙寧以後。一邪一正。皆歸於此。而王安石司馬光。實以身

受其衝。於是而下之爭起矣。登屋援樹。喧呼以爭命相之權者。其流風所鼓。乃至萬衆奔號。蹙君門而爲李綱鳴其不平。上既違之下乃憤之。下且競之上愈疑之。交相持而利害生死。俱所不恤。夫新法之病民。迫欲司馬之相以蠲除之者。猶情理之正也。然而朝廷之用舍。國政之興革。豈此喧呶一往之氣。所可取必者哉。至若綱之得衆心者。唯請內禪。守京都。保市廛廬舍之鮮華。偷朝菌蟪蛄之宴樂。而他日者。括金帛。掠子女。百萬生齒。流離於雨雪洊至之下。死者過半。則固不如早捐其總於貨賄之情。遠避凶危。以保妻子。尚可生生自庸也。而婦人稚子。感綱之德。交質於室。以動蚩蚩之衆。攘臂而前。蔑君民之禮。踐蹂宮門。國其尚可以安存乎。且夫司馬之不得行其志者。正以此也。故哲宗親政之後。天子厚其疑忌。以爲是率亂民而脅上

以相己者。固已目無君上。則勒名黨碑之首。盡反元祐之爲。以忞章惇蔡京之姦。皆此致之。若綱識雖不足。忠則有餘。闇主姦臣。固無得閒。以相爲讎忌。而一竄再竄。志終不伸。迄高宗之世。可以白矣。而指爲朋黨。以宋世不再舉之刑。施之陳東。無他。唯伏闕呼號者不逞。而與天子爭權。迹已逆。而心終不可白矣。溫公律己之嚴。非有所召致。而引兒童走卒以爲羽翼。固已。卽在綱也。危亡在目。殷憂在心。抑必不操券以致陳東。使率衆以頌己。其當衆情沸騰之下。固且無如之何。而不足爲二公病。雖然。君子靜天下之人心以靖國者。固有道矣。盡忠以與君謀。其可贊以必行者。言不容長也。秉正以與僚友謀。其所引以自任者。旁無所待也。同乎我者受之而得當以行。喜勿遽也。異乎我者聽之。裁之在我。怒勿形也。退而緘之於心。不以忼慨之容

動衆。而使依己以爲宗也。不用而奉身以退。不自暴白其心。而激人以歸怨於上也。失職之士。怨咨之民。達其憤恤其隱。而勿引之。以使盡其不平之鳴也。夫然則謀定而人不知。功成而言不洩。忠不行。道不試。而微罪以去。恆有餘地。以待君之悟。而無所激。以成乎不可已之爭。則朝野兵民。各居靜以待命。雖有巨姦猾寇。亦弗能窺我之涯際。而閑宵小以起收其利。如其終不見信於天子。不勝於姦邪。則亦天也。吾之自靖自獻者無尤。則一死以報宗祊而無媿。而士民囂陵之戾氣。無自而開。則禍亦不永。君子之以靖共爾位。邀神聽之和平者。此而已矣。以此求之。豈徒綱哉。溫公固未之逮矣。謝安石抗桓溫。卻苻堅。而民不知感。郭子儀戹於程元振。困於魚朝恩。而衆不爲伸。种師道耄老無能。而褰帷呼躍。成敗之殊。其持之者異也。已亂者先

珍倣宋版印

已其爭。爭不甚者。危不亟。存乎任國事者之有道也。子曰。君子無所爭。己且不爭。況使君與民。挾己以爲爭端乎。曹操之雄猜也。徐庶以劉先主之故。終身不爲一謀。操能殺荀彧。而不能殺庶。委順可爲也。然猶曰。庶未嘗觸操之忌也。司馬昭之很也。阮籍爲艸表。而以箕穎之節期之。昭能殺嵇康。而不能殺籍。隱默可爲也。然猶曰。微辭而未斥言之也。郅惲上書王莽。陳讖緯。諫其復漢室而歸臣服。莽弗能殺。而及見光武之興。婉曲可爲也。然猶曰。詭託符命。以術制莽也。馬伸於張邦昌之僭立。上申狀以請復辟。至再至三而不已。邦昌懼而從之。弗畏於逆臣。弗懼於狄虜。弗憂於吳幵莫儔之羣小。志至氣充。不知有死。而死亦終弗及焉。然則士苟有志。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。夷齊扣馬之諫。奚必武王而後可施哉。嗚呼。士不幸而生於危亡之

世。君已俘。宗廟已墟。六宮盡辱。宗子無餘。舉國臣民。寄死生於他人之手。而聽其嚼齧。姦宄施施。且擁叛逆而爲主。不死而何以自堪。乃自梅執禮吳革劉韐李若水張叔夜之外。非有可死之幾。死且無裨於名義。故張浚趙鼎胡寅。惟匿形免汚以自全。無死地也。伸居臺諫之職。欲求死地以致命。則惟有直責邦昌。使奉康王之一說。可以自慰其夢魂。而無疚憾。忤邦昌者。死地也。邦昌之從己而避位。非伸之所取必者也。豈有人方求爲天子。而助逆者。又進騎虎之說以怵之。可以筆舌力爭。奪其尊富哉。故曰。死地也。稍一遲回。而姑爲隱忍矣。以死爲心。以成敗委命。以綱常名義自任。而不求助於人。則亦何不可揭日月以行。而言猶嚅囁乎。子曰。邦無道。危行言孫。無道者。君不明而猶故國之君。俗不美而猶中國之俗。非國破君辱。逆臣竊位之

珍倣宋版印

謂也。言孫者。道不可亟明。則以微言待後。志不可急白。則以謙讓自居。非談笑以道君父之危。緩頰而免亂賊之怒也。當伸之世。操伸之志。以爲伸之所得爲。豈謂此哉。且伸之言。亦未嘗不孫也。其申狀於邦昌也。仍以臺官上申宰相之禮。其進說也。仍期以定策立元輔之功。則以視段秀實之笏擊朱泚也。猶從容而不迫。非伸之氣苶於秀實也。彼已成乎不可挽之勢。而此則有可轉之機也。然使邦昌怙惡而不從。羣姦交懟其異己。則伸亦與秀實同捐其肝腦。其危也。孫也。而其孫也。未嘗不危也。伸於是合乎剛柔之節矣。夫人之於義也。豈患不知哉。患無其志耳。抑徒患其志之不存哉。患其氣之不充耳。邦昌之不可帝也。天子之不可聽女直立也。爲宋之臣民。不可戴邦昌爲君也。夫人而知之。夫人而亦有其心矣。若有所覆。而不得露。若有

所掣。而不得舒。若有所隔。而不得吐。皆氣不勝也。故持其志者。以氣配義。而志乃伸。

宋論卷九

宋論卷十　船山遺書本

衡陽王夫之譔

高宗

光武跳身河北。僅有漁陽一旅。而平定天下者。收羣盜之用也。故有銅馬帝之號焉。宗汝霖之守東京以抗女直。用此術也。攷之史冊。光武所受羣盜之降。幾二千萬。王莽之季。盜雖蠭起。亦不應如彼其多。蓋降而或復叛。歸於他盜。已而復降。至於三四。以有此數。不然。則建武之初。斥土未廣。何所得粟以飼此衆邪。宗汝霖所收王善等之衆。二百餘萬。其聚而有此衆者。亦非盡慓悍貿死之壯夫也。徽宗之世。河北之盜已興。迨及靖康。女直破汴京而不有。張邦昌僭大號而不尸。高宗遠處淮左。而不能令。郡邑無吏。吏無法。遊奕之虜騎。往來蹂踐。民莫能自保其命。豪彊者聚

衆砦處。而農人無可耕之土。市肆無可居之廛。則相率依
之。而據太行之麓。以延旦夕之命。室無終歲之計。甕無宿
春之糧。鳥獸聚而飛蟲遊。勿問彊弱。合而有此數也。聞汝
霖受留守之命。依以自活。爲之美名。曰忠義以撫之。抑豈
誠爲忠義者哉。故汝霖之用之也。欲其急也。光武之用羣
盜。惟知此也。故用之以轉戰。而不用之以固守。來者受之。
去者不追。迨其有可歸農之日。則自散歸其田里。是以天
下既定。此千餘萬者。不知其何往。用之以轉戰。而不用之
以固守者。乘其方新之氣也。來者受之。去者不追。可不重
勞吾河內宛雒之民。竭貲力以養之也。汝霖之在當日。蓋
東京尚有積粟。可支二百萬人一二歲之食。過此而固不
能矣。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。迄於病卒者。僅一年。而迫於
有爲。屢請高宗歸汴。以大舉渡河。知其乍用而可因糧於

珍倣宋版印

敵。不可久處而變生於內也。姦邪中沮。志不遂而鬱邑以隕命。渡河之呼。豈徒慟大計之不成。抑且慮此二百餘萬人。非一汴之所能留也。汝霖卒而復散爲盜。流入江湘閩粵。轉掠數千里。不待女直之至。而江南早已糜爛。非韓岳亟起而收之。宋必亡矣。無食不可以有兵。無土不可以得食。不進不可以有土。得食足而與兵者。處全盛之宇。捍一方之寇。如趙充國之策羌是也。不可以用烏合之衆。攖方張之虜。保已破之國審矣。念吾之且必窮。知衆之不久聚。憂內之必生變。更無餘法以處此。惟速用其方新之氣而已。急用而捷。所殺者敵也。急進而不利。所殺者盜也。鼓之舞之。使無倒戈內向者。則存乎主帥之恩威。夫此二百餘萬之盜。固皆有山砦。可爲退處之穴。而收吾簡練之禁旅。進可爲之援。退亦不恣其反噬。然此要非久留聚處。耗吾

芻粟。擾吾農人。以生其狎侮之所能勝。是則汪黃內蠱高宗中餒。曠日遷延。遲回汴土。卽令汝霖不沒。而事亦漸難矣。羣盜之流入內地者。韓岳竭力以芟夷之。殲殺過半。弱者抑散而傭食於四方。然後收其僅存之可用者。以爲吾用。非盡此食葚之鴞。可帥之以所嚮無前也。故汝霖亦知獨力任此之不足也。亟請高宗返駕京闕。以彈壓羣桀。且可輦輸東南之粟帛。調發入援之兵卒。而爲可繼之圖。若孤恃汝霖之志義。而無劉裕匡復之威望。以讋羣雄。抑無郭子儀朔方之部曲。以立根本。仰給不貲。徒貽怨玩。劉越石之困於段匹磾者。其前鑒也。上無君。內無相。始而威者漸以衰。悲憤中來。坐視其敗。雖欲不悒悒以自隕天年。其可得乎。故謂汝霖不死。憑恃此衆。可席捲燕雲者。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。馭之必有其權。養之必有其具。然後

珍倣宋版印

此二百餘萬烏合之旅。可收其利。而不逢其害。非光武之聰明神武。而欲馴擾不軌之徒。以與虎狼爭生死。豈易言哉。豈易言哉。

高宗之畏女直也。竄身而不恥。屈膝而無慚。直不可謂有生人之氣矣。乃攷其言動。察其志趣。固非周赧晉惠之比也。何以如是其餒也。李綱之言。非不知信也。宗澤之忠。非不知任也。韓世忠岳飛之功。非不知賞也。吳敏李梲耿南仲李邦彥主和。以誤欽宗之罪。非不知貶也。而忘親釋怨。包羞喪節。乃至陳東歐陽澈拂衆怒而駢誅於市。視李綱如仇讎。以釋女直之恨。是豈汪黃二豎子之能取必於高宗哉。且高宗亦終見其姦而斥之矣。抑主張屈辱者。非但汪黃也。張浚趙鼎力主戰者。而首施兩端。前卻無定。抑不敢昌言和議之非。則自李綱宗澤而外。能不以避寇求和

爲必不可者。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。以時勢度之。於斯
時也。誠有旦夕不保之勢。遲回葸畏。固有不足深責者焉。
苟非漢光武之識量。足以屢敗而不撓。則外競者中必枵。
況其不足以競者乎。高宗爲質於虜廷。熏灼於慓悍凶疾
之氣。俯身自顧。固非其敵。已而追帝者。瀕海而至明州。追
隆祐太后者。薄嶺而至阜口。去之不速。則相胥爲俘而已。
君不自保。臣不能保其君。震慴無聊。中人之恆也。亢言者
惡足以振之哉。靖康之禍與永嘉等。而勢則殊矣。懷愍雖
俘。晉元猶足以自立者。以外言之。晉惠之末。五胡爭起。亂
雖已極。而爭起者非一。則互相禁制。而滅晉之情不果。女
直則勢統於一。惟其志之欲爲而無所顧也。以內言之。江
南之勢。荆湘爲其上游。襄漢爲其右臂。晉則劉宏夙受方
州之任。財賦兵戎。聽其節制。而無所掣曳。顧陸周賀諸大

族。自孫氏以來。世繫三吳之望。一歸琅琊。而衆志交孚。王氏合族。擁衆偕來。以相扶掖。宋則雖有廣土。而無綏輯之人。數轉運使。在官如寄。優游偃息。民不與親。而無一兵之可集。一粟之可支。高宗盱衡四顧。一二議論之臣。相與周旋之外。奚恃而可謀一夕之安。瑣瑣一苗劉之懷忿。遽奪其位。而幽之蕭寺。劉光世韓世忠翱翔江上。亦落拓而不效頭目之捍。自非命世之英。則孑然孤處。雖懷悲憤。抑且誰爲續命之絲。假使晉元處此。其能臨江踞坐。弗憂繫組之在目前哉。故高宗飄搖而無壯志。諸臣高論而無特操。所必然矣。於是而知國之一敗而不可支者。惟其孤也。有蕭何在關中。而漢高泗水之敗。得有所歸。有寇恂在河內。而鄧禹長安之敗。散而復合。崛起者且如是矣。若夫唐室屢覆。而朔方有可藉之元戎。江淮有可通之財賦。儲之裕

而任之人者勿猜。非一朝一夕之積矣。宋則奄有九土。北控狡夷。西禦叛寇。而州無綏撫之臣。郡無持衡之長。軍衛爲罪人之梏。租庸歸內帑之藏。吏其土者。浮游以需。秩滿而颺去。一旦故國傾頹。竄身無所。零丁江介。瀕海澨以容身。陳東歐陽澈慷慨而談。其能保九子僅存之一綫。不隨二帝以囚死於燕山乎。傳曰。周之東遷。晉鄭焉依。言其必有依也。詩曰。池之竭矣。不云自頻。外已久枯。而中存之勺水。一涸而無餘也。宋自置通判於諸州。以奪州鎭之權。大臣出而典郡者。非以逸老。則爲左遷。富庶之江南。無人也。巖險之巴蜀。無人也。扼要之荊襄。無人也。樞要之淮徐。無人也。峩冠長佩。容與於天下。賢者建宮牆以論道。其次飾亭榭以冶遊。其下攘民財以自潤。天子且安之曰。是雖不肖。亦不至攘臂相仍。而希干吾神器者也。則求如晉元以

庸愞之才。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於左衽。不亦難乎。故以走爲安。以求和爲幸。亦未可遽責高宗於一旦也。乃其後猶足以支者。則自張浚宣撫川陝。而奉便宜之詔始。宋乃西望。而猶有可倚之形。且掣肘之防漸疏。則任事之心咸振。張韓岳劉諸將競起。以盪平羣盜。收爲部曲。宋乃於是而有兵。不縶其足者。不仆其身。不劉其枝者。不槁其本。故垂及秦檜椓削之餘。而逆亮臨江。高宗不爲駭走。且下親征之詔。則使前此者。有威望之重臣。鎮江淮以待高宗之至。亦未必氣沮神銷之至於如斯也。首其謀者。惟恐天下之不弱。繼其後者。私幸靡散之無憂。國已蹙。寇已深。而尸位之臣。爭戰爭和。戚中相訟。無一人焉。懲諸路勤王之潰散。改覆轍以樹援於外。宋本不孤。而孤之者。猜疑之家法也。以天子而爭州郡之權。以全盛而成貧寡之勢。以垂危

而不求輔車之援。稍自樹立。而秦檜又以是惑高宗矣。和議再成。依然一畢士安之策也。岳飛誅死。韓世忠罷。繼起無人。閫帥聽短長於文吏。依然一趙普之心也。於是舉中原以授蒙古。猶掇之矣。豈真天驕之不可嚮邇哉。有可藉之屏藩。高宗猶足嗣唐肅之平安史。無猜忌之家法。高宗猶足似唐德之任李晟。故壞千萬世中夏之大閑者。趙普也。以太祖之明。而浸潤之言。已沁入於肺腑。況後之豢養深宮。以眇躬涖四海者乎。光武不師高帝之誅夷。上哲能之。非可期於中材以下也。

言有綱。道有宗。綱宗者。大正者也。故善言道者。言其宗而萬殊得。善言治者。言其綱而萬目張。循之而可以盡致。推之而可以知通。傳之天下後世。而莫能擿其瑕璺。然而抑必有其立誠者。而後不僅以善言著也。且抑必聽言者之

知循知推。而見之行事者確也。抑亦必其勢不迫。而可以徐引其緒。事不疑而可以弗患其迷也。如是。則今日言之。今日行之。而效捷於影響。乃天下之尙言也。不如是以言者多矣。疏庸之士。剽竊正論。亦得相冒以自附於君子之言。宗不足以爲萬殊之宗。綱不足以爲萬目之綱。尋之不得其首。究之不得其尾。汎然而廣列之。若可以施行而莫知其所措。天下有樂道之者。而要爲聳悅之華。亦奚用此喋喋者爲哉。高宗南渡。李伯紀之進言數矣。其言皆無可非也。顧其爲綱宗者。報君父之讎也。復祖宗之宇也。又進而加詳焉。遠小人。親君子也。議巡幸。決戰守也。擇將帥。簡兵卒也。撫河北。鎭荊襄也。如綱之言。循之推之。以建中興之業。允矣。其無瑕釁矣。故天下後世。無有得議其非者。而咎高宗之不用。雖然。以實求之。而奚足以當綱宗哉。足以

立綱宗而非其誠。則綱宗者。虛設之綱宗。固無當也。君父之痛。土宇之蹙。誠不容已者。然其容已與不容已。繫乎嗣君之志而已。有其志。不待言也。無其志。言無益也。有其志而不知所以爲之。弗示以方。固弗能獎也。故此二言者。人皆可言。人皆可信。而究止於空言也。進而加詳。則固願終其說以導之。而出於迷塗。天下後世之所樂聽。或亦高宗之所欲聞乎。其云親君子遠小人。尙矣。苟非清狂不慧者。孰以爲不然。乃君子小人有定名。而無定指者也。以小人爲君子而君子矣。以君子爲小人而小人矣。故諸葛出師表。必目列其人以當之。今不直簡賢。而求其進。斥姦而請其退。則奚以知汪伯彥黃潛善之非君子。而趙鼎胡寅之非小人邪。議巡幸。決戰守。急矣。而行伍之憑藉。孰爲干城。彊敵之爭趨。何從控禦。芻糧何庤以不匱。器仗何取以求

精。豈天子匹馬以前。疲卒扶羸以進。遂足定百年之鼎。成三捷之功乎。擇將帥。簡兵卒。尤其要者。抑就沿戎行而數奔者擇之邪。無亦求之偏裨。求之卒伍。求之草澤。而擇之邪。天子自擇之邪。綱可代爲之擇邪。天子自擇之。則亦非不有所任用矣。綱可代擇之。則胡不心維口誦於坐論之下。如趙普之爲太祖謀者。而但虛懸一擇之之號。以聽人之詭遇乎。驚奔之餘。兵卒之不足久矣。集之必有其方。部之伍之。必有其制。教之練之。督之綏之。必有其將。河北之南來。閩海楚蜀之新募。必有其可使戰可使守之勢。合其散而使壹。振其弱而使彊。必有其道。綱誠以一身任安危之寄。則躬任之。默識之。日積月累。以幾於成。尤非大聲疾呼。懸一榜。下一令之所能勝也。則尤不可以空言效也。撫河北。鎮襄鄧。誠形勢之不容緩矣。河北之待撫。豈徒號於

上曰。吾不割也。衆志遂以成城乎。其吏民爲朝廷守者。孰可任也。孰未可任。而急須別揀將帥以任之也。張所傳亮。固未足以勝任。卽令任之。而所以安所亮而使盡其力者何術也。襄鄧之財賦兵戎。其可因仍者何若。其所補葺者何從。專任而無旁撓者何道。凡此皆就事而謀之。因勢而圖之。非可一言而據爲不拔之策。國政在握。成敗在於目睫。迫與天子謀之。進羣策以酌之。固有密藏於夙夜。而研幾於俄頃者。豈建鼓而亡子可追哉。乃綱但琅琅乎其言之矣。一言而氣已竭矣。則汪黃之黨。且笑之曰。是老生之常談。謂飢當食。而爲無米之炊者也。惡足以拯吾君於危殆。而措之安哉。於斯時也。二帝俘矣。兩宮陷矣。自河朔以嚮江淮。數千里城空野潰。飄搖徐兗之郊。內顧而零丁孑處。綱以一身繫九鼎之重。則宜以一言而析衆論之歸。猶

且組練篇章。指未可遽行之規畫。以祈免乎瑕釁。夫豈賈董際漢盛時。高論以立令名之日。則言之善者。不如其無言也。夫宋之所以浸弱浸削。至於亡者。始終一綱宗之言。坐銷歲月而已。繼綱而獻策者。楊中立胡敬仲猶是也。後乎此而陳言者。劉共父眞西山猶是也。乃前乎此而倡之者。景祐以來。呂范諸公以洎王介甫之邪僻。蘇子瞻之縱橫。無非是也。以擬諸道。皆提其宗。以考諸治。皆挈其綱。孰得指其瑕釁者。而求其言之即可行。行之即可效者。萬不得一焉。故曰其言之不怍。則爲之也難。不怍者。可正告於天下後世。而不違於綱宗之大正者也。叩其所以爲之而不得。則難矣。夫言也。而僅以祈免於怍也與哉。陸敬輿以奏議輔德宗。而反奉天之駕。一議爲一事而已。非建立綱宗。統萬殊萬目於數紙之中也。斯則誠爲善言者乎。

屈身逆亂之廷。隱忍以圖存社稷。人臣之極致也。而抑視乎其所處矣。測其有可圖之幾。以待天下之變。姑且就之。兩處於有餘之地。以存其身與其祿位而遽許之爲行權以濟險。則名義之途寬。而忠孝之防裂。君子所必嚴爲之辨者也。其所處者。可以置吾身。身雖危。猶安也。安其身而動。動而利。可以出君父於險。動而不利。不喪其身之所守。則生死成敗。皆可以自靖。如是者尙矣。其次則身非可安。而無可安之土。乃以身試不蠲。而思以濟其志。志之得。則可以大有爲於天下。志之不得。猶不以身爲罪罔。而毀分義之防。故陳平周勃。俛仰於呂后之側。非徒志在安劉也。惠帝崩。後宮之子。猶高帝之苗裔。可以爲君者。依之以待呂氏之變。而伸其誅鋤。固未嘗一日辱其身於異姓也。王導之於蘇峻。王坦之謝安之於桓溫。忍其熏灼。陽與相親。

珍倣宋版印

賊未篡。吾君尚在。弗容立異以激禍之成。峻誅溫死。而其志伸。峻不誅。溫不死。晉社已移。終弗能救。而後死之。未晚也。蘇武節之誚。不足以爲之病矣。狄仁傑之仕於僞周也。廟已改。君已囚。無可仕矣。而仁傑當高宗之世。未與大臣之列。則舍武氏不仕。而更無可執國柄。進忠賢。以爲興復之基。灼知其逆。而投身以入。不恤垢辱。以與從逆之臣齒。非但一死之不惜。操心愈隱。懷貞愈烈。尤非夫人之所可託者也。審此。則呂好問朱勝非無所逃其同逆之辜。不能爲之揜覆矣。好問自中丞遷少宰。參國政久矣。張邦昌受虜冊以篡大位。此何時也。馬伸等犯死以爭。而好問無言。趙鼎胡寅潔身以逃。而好問不出。邦昌舞蹈以受冕旒。好問從容而充陪列。已知衆志之不歸。乃問邦昌曰。真欲立邪否耶。邦昌遽有不敢當之對。則亦探邦昌不決之情。而

姑爲變計。然則高宗不繫人望於濟州。通國且戴邦昌以爲主。好問受僞命之已久。又奚以自拔於逆廷哉。夫好問之心。固非若吳幵莫儔之誇佐命也。亦非決志不汚。如洪皓之誓死以不從劉豫也。權處於進可宋。退可邦昌之歧途。以因風而草偃。則募人通帛書於高宗。亦游移兩全之巧。無往而不足以自容。及王賓摘發已窮。猶曰世被國恩。受賢者之責。將誰欺邪。且使於邦昌無眞立之間。於高宗無尺帛之書。宋遂終無如邦昌何哉。密奏不足爲有無。嗣君非因其護戴。惟此七尺之軀。一汙而終不可浣。好問曰。閉門潔身。實不爲難。潔身而身存之非難。潔身而身死之豈易乎。果其爲段司農不辱之身。則又能閉門而全其軀命邪。以此質之。好問之論定矣。若夫朱勝非者。尤不足齒於士類者也。苗劉二健卒耳。權藉不重。黨類不滋。逆謀不

夙。所欲逞志者。王淵康履而止。浸淫及上。遂敢廢人主而幽之蕭寺。勝非躬秉大政。繫百僚之望。使有不可奪之節。正色立朝。夫二賊者。詎敢爾哉。乃內禪之舉。勝非且尸陪列之長。爲下改元之詔。德不重。才不贍。志不固。賊之藐之也久。故其脅之也輕。而勝非之從也易。乃使其禍不懲。則宋之危也亦亟矣。夫二賊所挾持以逞者。其心可洞見也。女直臨江而思渡。江東之不保。在旦夕矣。二賊豈有爲宋守吳會之心乎。始立嬰兒以待變。女直至。則弒高宗。執子專以納降。女直不至。則徐攬衆權。要九錫而規篡。藉令三方之義師。不星馳而至。賊勢已成。虜兵且進。勝非其能事從中起。梟賊首以復辟乎。如其能之。則他日之自辯曰。偷生至此。欲圖今日之事。固可解也。而悲憤始於張浚。成謀定於呂頤浩。奮勇決於韓世忠。勝非何與焉。其志欲圖者。

果何圖也。察所懷來。一馮道范質之心而已。勝非之生。無豪毛之益也。如其死也。則以明夫苗劉之爲賊。而激忠義之人心以起。誠重於泰山矣。無靖康之禍。有所奉之君。名義自己而立衡。存亡卽於己而取決。事易於邦昌。挾女直之勢。而抑無好問通閒道之書。事定之餘。優游以去。而貶竄不加焉。宋安得復有王章哉。士所出身以事者。君也。所以事君者。身也。身之已辱。功且不足以蓋之。而況其不足以言功也。身之所履。因乎心之所安。心之所安。因乎時之所處。有以處身而心乃裕。有以處心而事乃貞。大白不緇。有其大白者存也。屈以求伸。有其必伸者在也。功名授之事外之人。節義存乎當局之正。好問死。不患攤戴康王之無將相。勝非死。不患革除明受之無義師。王蠋捐軀而齊復振。翟義夷族而漢復興。死且非徒死而無益也。然而非

果於義者之所期也。立身則有本末矣。立朝則有風裁矣。立志則有兗影矣。安能一日緩頰於亂賊之前。以觀望其情。而徐圖轉計哉。留餘地以待他日之辯。辯則辯矣。吾不知其啓口之際。何以自捫其心也。

兀朮渡江而南。席卷吳會。追高宗於四明。東迤海濱。其別將追隆祐太后。南至於虔州之皁口。西掠楚疆。陷岳潭。而武昌在其懷袖。當是時也。江南糜爛。宋無一城之可恃。韓岳浮寄於散地。而莫能自堅。此苻堅所幾幸而不得。拓拔佛狸所還延而憚進者也。舉天下而全有之。奚待蒙古於他日哉。然而兀朮急於渡河而歸。高宗且可畫淮而守。此可以知國家安危之機。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女直之不能久處江東也。若有所怵惕。而夢寢不安。非其欲之有所厭也。非其力之不足恃也。攻有餘而守不足者。無與故也。杜

充之降。疑有與矣。而充不足以當有無之數。子然自以其身降。而號令不能及衆。則女直之不能憑藉以有江淮。深知之矣。深入國境。而能因而據之者。必有擁衆降附。代爲招集之人。故劉整呂文煥降於蒙古。而後宋不能免於土崩。地非其地也。人非其人也。風土之剛柔。山川之險易。人心之向背。乍履其地。而無以相知。安能孤軍懸處。設守令。索芻糧。以無憂其困。師行千里。而不見敵者。心必危。烏合以附。而無任其安輯者。信之必不固。則兀朮之方勝而懼。得地而不敢有。所必然矣。夫宋之得此。於天下雖無片土之安。而將帥牧守。相持以不爲女直用。固有以致之也。其於士大夫也。亦幾失其心矣。然而誅夷不加也。鞭笞愈不敢施也。祖宗之家法定。姦邪雖逞。而天子不爲之移。則姦邪亦知所禁。而弗能播其凶德。其於武臣也。猜防之而不

使展其勇略。是以弱也。然而有功。而未嘗故挫抑之。有過而未嘗深求之。危困而未嘗割棄之。敗衄而未嘗按誅之。待之也既使有餘。而馭之也亦有其制。不使之擅部曲而聽其去來。不使之幸寇存。以脇吾權寵。不縱之於先而操之於後。則怨不深。不操之已窮。而縱之使傲。則情不悖。故武人猶思媚於君。而部曲不從逆以靡。天下之大勢十已去其八九。而士心協。民志定。軍情猶固。宋之所以立國。百餘年如一日。而瀕危不改其恆也。至於史嵩之賈似道起。盡毀祖宗之成法。理宗汶弱而莫能問。士心始離。民心始散。將帥擅兵。存亡自主。而上不與謀。然後望風瓦解。蒙古安驅以入。晏坐以撫拾天下如一羽。而無所疑。不然。劉呂雖降。安能舉我所豢養之吏士。直前相搏。而樂附狡夷。如其父兄也哉。斬刈亟。則小人易激。鞭笞用。則君子亦離。部

曲衆而封賞早。則去來自恣。孤旅危而應援絶。則反噬必深。上與下泮渙而不相知。敵乃坐收之。而反爲吾腹心之患。宋之亂政。至蔡京當國。童貫臨戎而極矣。而凡數者之病。猶未劇也。是以高宗跳身航海。而終不亡也。聖人之爲言也。貿貿而思之。緜緜而弗絶。天可指。地可畫。聖人可惟其攀引。六經可惟其摭拾。而以成乎其說。違道之宜而以爲德。大害於天下而以爲利。探其所終。必不能如其言以行。而輒欲行之。時而有達情以體物。因勢以衡理者。主持於上。必不聽之以行。乃以號於天下曰吾說之不行。世衰道降。無英君哲相。志帝王之盛治者使然也。於是而有傳於世。乃使殃民病國之邪臣。竊其說以文其惡。則民之憔悴。國之敗亡。舉繇乎此。要其徒以賊民而無能利國。則亦終莫能如其說以行也。祇爲亂而已矣。當建炎之

三年。宋之不亡如縷。民命之死生。人心之嚮背。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矣。有林勳者。勒爲成書。請行十一之稅。一夫限田五十畝。十六夫爲井。井賦二兵一馬。絲麻之稅。又出其外。書奏。徼一官以去。嗚呼。爲勳干祿之資則得矣。其言之足以殺天下而亡人之國。亦慘矣。時亦知其不可而弗行。而言之娓娓。附古道以罔天下。或猶稱道之弗絕。垂至於賈似道。而立限以奪民田爲公田。行經界以盡地力。而增正賦。怨讟交起。宋社以墟。蓋亦自此啓之也。古之言十一者。曰中正之賦。而孟子曰。輕之者。貉道也。漢乃改之爲三十而一。然則漢其貉乎。何以一人陶濟萬室之邑。歷千年而不憂其匱也。夫以天下而奉一人。禮際祿廩宮室車服之費。則已約矣。非百里一邦。制度繁殷之比也。而不但此也。古者建國分土。民各輸於其都。自遠郊而外。道里之

遠者。卽在王畿。亦五百里而近。莫大諸侯。不過二百餘里而已。而大夫之有采地者。卽其都邑以出納。惟然。則名十一而實亦十一已耳。自漢合四海以貢天府。郡縣去天子之畿。有逾於五千里者矣。其以輸塞下養兵衛民者。又過於是。逆流而漕。車輿驢馬。任輦以行。其費不貲。使必盈十一以登太倉。三倍而不足以充。故合計民之所輸將。名三十而實且溢於十一矣。且欲立取民之制。求盈於十一。民之膏脂盡於此。而尙足以生乎。今使勳計其畝田。令輸十一於京邊。勳其能之而無怨邪。抑徒爲此不仁之言。以導君於貪暴耶。況乎古之十一者。有田有萊。有一易再易之差。則亦名十而實二十。漢之更制。乃以革李悝之虐。而通周制之窮。百王之大法也。其何容輕議哉。至欲於一井四百五十畝之中。賦二兵一馬以充戎行。不知勳之將以何

爲也。將以戰與。則敺愿懦之農人。以與閔不畏死之盜賊。樂殺無厭之外夷。貿軀命於蹀血屠肝之地。一兵死而更責一兵。不殺盡農人而不止。無誅夷之峻法以督之。則聞金鼓而駭潰。國疾以亡。將以戍與。則荷戈而趨數千里之絕塞。饑寒冰雪。僅存者其餘幾何。抑且重爲徵發。而南畝之餘以耕者。又幾何也。三代之兵。所戍者百里之疆場也。所戰者。乍相怨而終相好之友邦也。所爭勝負者。車中之甲士也。追奔不窮日。俘馘不盡人。乃欲以行之後世流血成渠之天下。雖微仁人。亦不禁爲之慟哭矣。若馬則國有坰牧。而益以商賈之征。固未嘗責農人供戎車之用。勳欲更取盈焉。商鞅李悝所不忍爲。而欲爲之。亦可謂覆載不容之凶人矣。夫勳固曰。此先王之法也。從而稱之者。亦曰此先王之制也。建一先王以爲號。而脅持天下之口。誠莫

有能非之者。而度以先王之時。推以先王之心。其忍此乎。抑使勳自行之。而保民之不揭竿以起乎。且使行之於勳之田廬。而勳不棄産以逃乎。夫亦捫心而自問乎。奉一古人殘缺之書。掠其迹以爲言。而亂天下者。非徒勳也。莊周之言泰氏也。許行之言神農也。墨翟之言大禹也。乃至御女燒丹之言黄帝也。篡國之大惡。而言舜禹也。犯闕之巨盜。而言湯武也。皆有古之可爲稱説者也。古先聖王之仁育而義正者。精意存乎象外。微言善其變通。研諸慮。悦諸心。徵之民而無怨於民。質之鬼神而無恫於鬼神。思之愼而言之訥。惡容此吮筆濡墨。求充其幅者爲哉。前乎勳而爲王安石。亦周官也。後乎勳而爲賈似道。亦經界也。安石急試其術而宋以亂。似道力行其法而宋亡。勳惟在建炎驚竄不遑之日。故人知其不可行而姑置之。陳亮猶曰。孜

古驗今。無以加也。嗚呼。安得此不仁之言而稱之也哉。
紹興諸大帥所用之兵。皆羣盜之降者也。高宗渡江以後。弱甚矣。張浚岳飛受招討之命。韓劉繼之。於是而范汝爲邵青曹成楊么之衆。皆降而充伍。乃以復振。走劉豫。敗女直。風聞驚竄之情。因以有定。蓋羣盜者。耐寒暑。攖鋒鏑。習之而不驚。甲仗具。部隊分。仍之而無待。故足用也。不然。舉江南廂軍配囚脆弱之衆。惡足以當巨寇哉。乃攷之古今。用羣盜者。大利大害之司也。受其歸者有權。收其用者有制。光武收銅馬而帝。曹操兼黃巾而彊。唐昭用朱溫而亡。理宗撫李全而削。盜固未可輕用也。以弱而受彊。則賓欺其主。以彊而受彊。則相角以機。以彊而受弱。則威生其信。無故而來歸者。詐也。挫於彼而歸於此者。弗能爲助者也。以名相服而無其實者。乍合而終離也。故欲撫羣盜者。必

先之以勦。而羣盜之欲降也。抑先戰勝而後從。雖已爲我之部曲。猶以彊弱與我爭主客之權。唐何挾以受朱温。宋何恃以受李全。温與全且睥睨我而倒持其制。翺翔自得。復將誰與禁之。惟紹興諸帥之知此也。風馳雨驟。而急與之爭。一敗之再敗之。無不可敗之盜。而後無不可受。羣盜豈徒畏我哉。抑信其可恃爲吾主。而可無衄折死亡之憂矣。此其受之之權也。若夫所以用之者。尤有可用不可用之辨焉。均爲盜而旣爲之長矣。固褎然自大。而以爲我有此衆也。受命歸降。而又崇其秩以統其衆。則雖有居其上以控制之者。尊而不親。而不能固保其尊。其來也。因之而來。則其去也。因之而去。其順也。因之而順。則其逆也。因之而逆。天子且擁虛名。元戎徒爲旒綴。夫且肉袒而市我於敵。夫且懷姦而代我以興。矧望其策心戮力。以死相報乎。

故盜可用而渠帥不可用也。乃竟有固不可用者。卽其戢志無他。而必不可圖功。蓋其初起也。皆比閭之傳伍。無權藉以相事使。而羣推一人以爲長。此一人者。何以能折桀傲之衆。使不離哉。固有工於爲盜之術。而衆乃弭耳以聽。其爲術也。非有規恢天下之略也。抑非智勇過人。而戰無不勝也。不以敗爲憂。不以走爲恥。不以旦此夕彼爲疑。進之務有所鹵獲以飽衆。退之知不可敵。而急去以全其軍。得地而無固守之情。以善其規避。一戰而不求再戰。以節其勞疲。志在偸以求全其部曲。而不期乎功之必成。於是徜徉不幸之地。憑恃山川之險。以免其人於屠戮之苦。而有旁掠之利。於是貿貿而起者。樂推奉而戴之爲尊。夫如是。欲使之爭封疆於尺寸。貿身首以立功。未有能勝者也。敗亦走。勝亦走。無所不走者。無所不掠。甚則坐視國家之

傾危。而乘之收利。或叛或篡。皆其習氣之無恆。熟用之而不恤者也。威不足以讋之。恩不足以懷之。非徒唐昭宋理之無以馭之也。卽光武亦奚能洗滌其頑詭。使媚己以共死生哉。故光武於赤眉之帥。誚以鐵中錚錚。惟待以不死。曹操收黃巾之衆。終不任以一將之功。而朱温李全。仍擁部曲。屹爲巨鎭。進則敗而退則逆。爲盜魁者。習與性成。終不能悛也。紹興諸帥。用羣盜而廢其長。張用曹成黃佐僅得生全。范汝爲楊么皆從斬馘。李成劉忠甯使之北降劉豫。而不加收錄。則根旣拔者枝自靡。垢已滌者色以新。人皆吾人也。用惟吾用也。指臂相使之形成。以搏撠有餘力矣。宋之撫有江淮。貽數世之安在此也。盪滌盡則民力裕。戰勝頻則士氣張。大憝誅則叛逆讋。部曲衆則分應周。控制專則進退決。故以走劉豫。挫兀朮。而得志於淮汴。垂及

異日。完顏亮猶不能以一葦杭江而逞。皆諸帥決於滅賊之功也。非高宗之志變。秦檜之姦售。宋其興矣。上有不能言之隱。下有不能變之習。賢者且奉之以爲道之綱。姦人遂乘之以售其忮害之術。迨乎害之已著。且莫知弊之所自。而但曰知人其難。故賢爲姦惑。而庸主具臣勿論也。夫豈然哉。嘗讀胡氏春秋傳而有憾焉。是書也。著攘夷尊周之大義。入告高宗。出傳天下。以正人心。而雪靖康之恥。起建炎之衰。誠當時之龜鑑矣。顧抑思之。夷不攘則王不可得而尊。王之尊。非唯諾趨伏之能尊。夷之攘。非一身兩臂之可攘。師之武。臣之力。上所知。上所任者也。而胡氏之說經也。於公子翬之伐鄭。公子慶父之伐於餘邱。兩發兵權不可假人之說。不幸而翬與慶父終於弑逆。其說伸焉。而攷古驗今。人君馭將之道。夫豈然哉。前之允侯

之於夏。方叔召虎南仲之於周。後之周亞夫趙充國之於漢。郭子儀李光弼之於唐。抑豈履霜弗戒。而必於今將也乎。天下有道。征伐自天子出。自出者。命自上行之謂也。故易曰。在師中王三錫命。錫命者王。在師中者長子。在其中。任其事。而以疑忌置之三軍之外。恩不浹。威不伸。乍然使之。俄然奪之。爲弟子而已。弟子者。卑而無權之謂也。將而無權。與尸之凶。未有免焉者也。惟胡氏之言如此。故與秦檜賢姦迥異。而以志合相奬。非知人之明不至也。其所執以爲道者非也。然此非胡氏專家之說也。宋之君臣上下。奉此以爲藏身之固也久矣。石守信高懷德之解兵也。曹翰之不使取幽州也。王德用狄青之屢蒙按劾也。皆畜葅醢之心。而不惜長城之壞。天子含爲隱慮。文臣守爲朝章。胡氏沿染餘風。沁入心腎。得一秦檜。而喜其有同情焉。嗚

呼。夫豈知疑在岳韓。而信在滔天之秦檜。其子弟欲爲之蓋愆。徒觸怒以竄死。而終莫能挽哉。檜之自虜歸也。自謂有兩言可以聳動天下。兩言者。以河北人歸女直。河南人歸劉豫也。是其爲說。狂騃而必不可行。匪直資千秋之笑罵。高宗亦怒而榜其罪於朝堂。然而胡氏以管仲荀彧期之。高宗終委國而聽之。雖不知人。寗至於是。夫檜所欲遣歸女直劉豫者。非汎謂淪處江東之士民也。凡扈從南來。分節建旄諸大帥。皆夾河南北之部曲。各有其軍。而高宗宿衛之旅。不能與較盈虛。高宗懲苗劉之難。心惴惴焉。檜以爲盡遣北歸。則枝弱者榦自彊。而芒刺之憂以釋。蓋亦與胡氏春秋之旨相符。特其姦計未周。發言太驟。故高宗亦爲之愕異。而韓岳之勳名尚淺。高宗亦在疑忌相參之際。故不卽以爲宜。而胡氏促膝密談。深相契合者。猶未可

卽喻之高宗也。已而羣盜平矣。諸帥之軍益振矣。屢挫女直之功日奏矣。三軍之歸嚮已深。萬姓之憑依已審。士大夫之歌咏已喧。河北之企望已至。高宗之忌之也始甚。檜抑術愈工。志愈慘。以爲毆之北而不可者。無如殺之罷之。權乃盡削而事易成。故和議不成則岳飛之獄不可起。韓世忠之兵不可奪。劉光世張俊不戢翼而效媚以自全。高宗之爲計也。以解兵權而急於和。而檜之爲計也。則以欲堅和議。而必解諸將之兵。交相用而曲相成。在廷之臣。且以爲子翬慶父之禍。可永杜於百年。嗚呼。亦孰知檜之別有肺腸。睥睨宗社。使不死。烏可制哉。

高宗決策。選太祖後立以爲嗣。道之公也。義之正也。保固宗祧之大計也。而其議發於上虞丞婁寅亮。疏賤小臣。言出而天子之位定。大臣無與者。宋之無人久矣。寅亮之言。

珍倣宋版印

定一代之綱常。協千秋之公論。誠偉矣哉。顧其爲人前此無學術之表見。後此無德業之傳聞。固非議定於誠。以天下爲己任者也。高宗於此。猶在盛年。度以恆情。必逢惡怒。越位危言。曾不憂及罪罟。夫寅亮何以任此而無疑哉。蓋高宗之畜此志久矣。其告范宗尹者明矣。故溢傳於外。寅亮與聞而深信之。以爲先發夫人之所未發者。功可必。名可成。有榮而無辱也。是謀也。宗尹聞之。中外傳之。寅亮處下位而深知之。在位大臣。充耳結舌。曾無有能贊一言者。故曰。宋無人也。夫宗尹誠不足道矣。張德遠新平內難。任授分陝。趙惟重系屬本支。尊參坐論。君有志而不能知。君有美而不能成。君有宗社生民之令圖而不能決。所謂焉用彼相者。責奚辭哉。故高宗之任二相也不專。謀和與戰也不定。以其無憂國之忱也。乃使自虜來歸之秦檜。一旦

躐級其上。而執誅賞之大權。誠有以致之者。而不足深怪也。治末者先自本。治外者先自內。匡君之失者。必獎其善。欲行其志者。必有以大服君民上下之心。當其時。雪二帝之恥。復祖宗之地。正夷夏之防。誠切圖矣。而抑猶其末也。闡太祖之幽。蓋太宗之愆。立義自己。以感天人之丕應。付畀得人。以垂統緒於靈長者。本也。故張子房當屮昧之初。而亟垂家法。李長源當擾亂之世。而決定嫌疑。然後天子知有憂國如家之忠愛。而在旁之浸潤不入。宵人知我有贊定大策之元功。而甌臾之流丸自止。自宮中以迄四海咸知國家之祚允方新。而謀自我成。道惟君建。則傾心壹志。以待我之敷施。身居百僚之長。日與密勿之謀。曾此弗圖。而藉手望輕志末之小臣。進而與天子商天位之簡畀。是猶足推誠委國。爭存亡勝敗於彊敵者乎。張德遠之不

及此。猶有說也。皇子旉之逮斃。有物議焉。不敢稱立嗣於高宗之前。有所避也。趙惟重何爲者。而亦懵然弗問耶。高宗之世。將不乏人。而相爲虛設久矣。其賢者皆矜氣近名。一往而無淵停嶽立之宏猷者也。高宗幾信幾疑。而不見其可恃。故汪黃秦湯。術雖陋。志雖邪。而猶傾心吐意。以違衆直行。敢於自任。無遲回濡待之情。是以去此取彼。而從之若崩。藉令得韓范以爲肺腑之臣。則引社稷之存亡於一身。生死以之。而密謀皆夙。夫豈姦回之能遽奪哉。濟濟盈廷。而不能爲寅亮之言。其爲上所輕。而斥之竄之。不伸其志。非其自處者之自致乎。

自宋以來。州縣之庭。立戒石銘。蜀孟昶之詞也。黃庭堅書之。高宗命刻石焉。讀者僉曰。勵有司之廉隅。恤生民之疾苦。仁者之言也。嗚呼。儒術不明。申韓雜進。夷人道之大經。

蔑君子之風操。導臣民以喪其忠厚和平之性。使懷利以相接。而交怨一方者。皆此言也。孟昶僭僞亡國之主。無擇而言之可矣。君天下者。人心風化之宗也。而可揭此以正告天下乎。夫謂吏之虐取於民者。皆其膏脂。謂夫因公而科斂者也。峻罰其鍰金者也。納賄而鬻獄者也。市買而無值者也。若夫俸祿之頒。惟王所詔。吏不自取也。先王所制。例非特創也。小人耕而以其有餘養君子。君子治而受其食以勤民事。取之有經。班之有等。民不怨於輸將。上不勤於督責。天尊地卑。而其義定。典敘禮秩而其分明。若曰是民之膏脂也。則天子受萬方之貢賦。愈不忍言矣。率此言也。必天下之無吏而後可也。抑將必天下之無君而後無不可矣。是之謂夷人道之大經也。君子之道。以無傷於物者。自旌其志。苟非人所樂與者。一介不取。弗待於人之斬

之也。如其所受之祿。斥言之曰。此民之膏脂矣。惡有君子而食人之膏脂者乎。上旣酬而升之。揖而進之。寄之以民社。而謂之曰。吾取民之膏脂以奉汝。辱人賤行。至於此極。欲望其戒飭自矜。以全素履。其將能乎。是以謂毀君子之風操也。易動而難靜者。民之氣也。得利爲恩。失利則怨者。民之情也。故先王懼其懷私挾怨之習。不可滌除。而政之所揚抑。言之所勸戒。務有以養之。而使泳游於雍和敬遜之休風。以復其忠順之天彝。故合之於飲烝。觀之於鄉射。逸之於大蜡。勞之於工作。敘之以禮。裁之以義。遠之於利。禁之於爭。俾怨讟不生。而民志允定。今乃揭而示之曰。凡吏之受祿於國者。皆爾小民之膏脂也。於是乍得其歡心。而疾視其長上。其情一啓。其氣一奔。則將視父母之食於其子者。亦其子之膏脂。趨利棄義。互相怨怒。而人道夷於

禽獸矣。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期天下。而人猶自棄。則克己自責。以動之於不言之化。今置其土木狗馬聲色宴遊之糜民財者。曾不自省。而以升斗之頒。指爲朘削。倡其民以囂陵詬誶之口實。使賊其天良。是之謂導臣民以喪其忠厚和平之性也。迪君子以仁民者。教之有術也。進賢士以綏民者。選之有方也。飾吏治以勿虐民者。馭之有法也。仁不能教。義不能擇。法不能整。乃假禍福以恐喝之曰。上天難欺。無可如何。而恃鬼神之幽鑒。惟孟暴以不道之身。御交亂之衆。故不得已而姑爲詛呪。爲人君者。而焉事此乎。王者之道。無不敬而已。敬天而念天之所鑒者。惟予一人而已。非羣工庶尹之得分其責也。敬民而念民有秉彝之性。不以懷利事其長上。務獎之以坦然於好義也。敬臣而念吾之率民以養賢者。禮必其至。物必其備。辭必其順。

而與共盡天職勤民事也天子敬臣民。臣民相胥以敬天子。而吏敬其民以不侮。民敬其吏以不囂。無不敬者無不和。則雖有墨吏。猶恥譏非。雖有頑民。猶安井牧。畏清議也。甚於鬼神。賤貨財也。甚於鞭撻。以寬大之心。出忠厚之語。平萬族之情。定上下之紀。夫豈卞急刻峭之夫所得與也。君子出其言不善。而千里違之。詛怨之言。何爲在父母斯民者之庭哉。

盡南宋之力。充岳侯之志。益之以韓劉錡二吳。可以復汴京。收陝右乎。曰。可也。由是而渡河以進。得則復石晉所割之地。驅女直於塞外。不得亦據三關。東有滄瀛。西有太原。仍北宋之故宇乎。曰。不能也。凡得失之數。度之於彼。必察其情。度之於此。必審其勢。非但其力之彊弱也。情有所必爭。力雖弱未可奪也。彊者勿論已。勢有所不便。力雖彊未

可恃也。弱者勿論已。以河南陝右言之。女直之初起也。積怨於契丹而求洩。既勝以還。亦思奪其所有之燕雲而止。及得燕而俯視河朔。得雲而下窺汾晉。皆伸臂而可收也。遂有吞幷關南之志。乃起海上。捲朔漠。南掩燕南。直數千里。斗絕而難於遙制。故乘虛襲取三河兩鎮。而所欲已厭矣。汴雒關陝。宋不能守。勢可坐擁神臯。而去之若驚。不欲自有。以授之叛臣。則中原之土。非其必爭之地明矣。朱僊一敗。捲甲思奔。非但其力之不足也。情不屬也。而宋自收羣盜以後。諸帥憤盈。東西夾進。東清淮泗。略梁宋。有席捲之機。西扼秦鳳。指長安。有建瓴之勢。岳侯從中而銳進。交相輔而不虞其孤。走兀朮。收京闕。畫河以守。新復之疆。沛然無不足者。故可必也。以河北燕南言之。女直自敗盟而後。力未能得。而脇割於衆。以其為燕之外護也。以其為芻

珍倣宋版印

糧金帛之所取給也。以其士馬之可撫有而彌彊也。郭藥師一啓戎心。而女直垂涎以歆其利。久矣為必爭之地矣。軍雖屢折。而宿將未凋。餘威尚振。使宋渡河而北。則悉率海上之梟。決死以相枝拒。阻其歸。敵摧其進。求軍之不覆沒者。十不得一也。宋之諸將位相亞。權相埒。力相等。功亦相次。岳侯以少年崛起。而不任為元戎者。以張俊之故為主將。從中而沮之也。韓劉二吳。抑豈折節而安受其指麾。則雁行以進。麋駭而奔。功不任受。咎亦無歸。故五國合從之師。衄於函關。山東討卓之兵。阻於兗豫。九節度北伐之軍。潰於河南。其不如劉裕孤軍直進。擒姚泓俘慕容超者。合離定於內。而成敗券於外。未有爽焉者也。乃欲合我不戢。攖彼必爭。當百戰之驕虜。扼其吭而無憂其反噬乎。若此則雖高宗無疑畏之私。秦檜無腹心之蠹。張俊劉光

世無從旁之撓。且將憂爲吳明徹淮北之續。退且河南之不保。而遙指黃龍。期飮策勳之爵。亦徒有此言。而必不能幾幸者也。是故易言鬼方之伐。憂其難爲繼也。春秋許陘亭之次。謂其可以止也。自趙普沮曹翰之策。而燕雲不可問矣。自徽宗激郭藥師之叛。而河北不可問矣。任諸帥閫外之權。斥姦人乞和之說。棄其所不爭。攻其所不可禦。東收徐兗。西收關隴。以環拱汴雒而固存之。支之百年。以待興王之起。不使完顏氏歸死於蔡州。以導蒙古之毒流四海。猶有冀也。然抑止此而已矣。如曰因朱僊之捷。乘勝渡河。復漢唐之區宇。不數年而九有廓清。見彈而求鴞炙。不亦誕乎。

相臣而立武功。周公而後。吾未見其人也。帥臣而求令譽。吾未知吉甫之果能稱焉否也。帥臣之得令譽也。有三嚴

軍令以禁掠奪。爲軟語以慰編氓。則民之譽歸之。修謙讓以謹交際。習文詞以相酬和。則士之譽歸之。與廷議而持公論。屏姦邪以交君子。則公卿百僚之譽歸之。岳侯之死。天下後世胥爲扼腕。而稱道之弗絶者。良繇是也。惟然而君子惜之。惜其處功名之際。進無以效成勞於國。而退不自保其身。遇秦檜之姦而不免。卽不遇秦檜之姦。而抑難乎其免矣。易曰。安其身而後動。定其交而後求。謂名之不可亟居。功之不可乍獲也。況帥臣者。統大衆。持大權。立大功。任君父安危存亡之大計。則求以安身而定上下之交。尤非易易矣。身不安則志不寧。交不定則權不重。志不寧。權不重。則力不足以宣。而撓之者起。撓之者起。則欲忘身以救君父之危。而不能畢遂其事。非但身試不測之淵。而逢其沈溺也。君非大有爲之君。則才不足以相勝。不足以

相勝。則恆疑其不足以相統。當世材勇之衆歸其握。歷數戰不折之威。又爲敵憚。則天下且忘臨其上者之有天子。而惟震於其名。其勢既如此矣。而在廷在野。又以恤民下士之大美。競相推詡。猶不審而修儒者之容。以藝文抒其悲壯。於是浮華之士。聞聲而附。詩歌詠歎。洋溢中外。流風所被。里巷亦競起而播爲歌謠。且爲庸主宵人之所側目矣。乃君之有得失也。人之有賢姦也。廟算之有進止也。廷臣無匡救之力。引己爲援。己復以身任之。主忌益深。姦人之媢疾益亟。如是而能使身安以效於國者。未之有也。故漢之功臣。發縱指示。一聽之蕭張。絳灌無文。不與隨陸爭春華之美。郭子儀身任安危。知李泌崔祐甫之賢。而不與納交。以結君子之好。知元載魚朝恩之惡。而不相攻訐。以觸姦佞之機。李光弼改紀其軍政。而不競其長。僕固懷恩

固屬其部曲。而甘與爲伍。乃以廢斥之餘。一旦躍起。而卒拯吐蕃之難。以是動而動罔不利也。以是求而求無不得也。岳侯誠有身任天下之志。以奠趙氏之宗祊。而胡不講於此耶。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。其來已夙矣。高宗之見廢於苗劉而益疑。其情易見矣。張浚之褊而無定。情已見乎辭矣。張俊劉光世之以故帥先達。不能相下。其隙已成矣。秦檜之險。不可以言語爭。名義折。其勢已堅矣。而且明張紀律。柔聲下氣。以來牛酒之歡迎。而且綴采敷文。網羅文士。以與張九成等。相爲浹洽。而且內與諫臣迭相揚詡。以辨和議之非。而且崖岸自矜。標剛正之目。以與姦臣成不相下之勢。而且譏評張俊。歷詆羣將。以折張浚之辨。合宰執臺諫館閣守令之美。而皆引之於身。以受羣言之贊頌。軍歸之。民歸之。游士墨客。清流名宿。莫不歸之。其定交盛

矣。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。其立身卓矣。而不知其身之已危。如是而欲全其社稷之身。以衛社稷也。庸可得乎。嗚呼。得失成敗之樞。屈伸之閒而已。屈於此者伸於彼。無兩得之數。亦無不反之勢也。故文武異用。而後協於一。當屈而屈者於伸而伸。非迫求而皆得也。故進退無恆。而後善其用。岳侯受禍之時。身猶未老。使其弢光斂采。力謝衆美之名。知難勇退。不爭旦夕之功。秦檜之死。固可待也。完顏亮之背盟。猶可及也。高宗君臣。固將舉社稷以惟吾是聽。則壯志伸矣。韓劉錡二吳。不懲風波之獄。而畜其餘威以待。承女直內亂以躡歸師。大河以南。無難席捲。即不能犂庭掃穴。以靖中原。亦何至日儆月削。以迄於亡哉。故君子深惜岳侯。失安身定交之道。而尤致恨於譽岳侯者之適以殺岳侯也。悠悠之歌誦。毒於謗讟。可畏矣。夫知畏之。則所

以弭之者。亦必有其道矣。

岳鵬舉郾城之捷。太行義社。兩河豪傑。衞相晉汾。皆期日興兵以會北討。秦檜矯詔班師。而事不成。然則檜不中沮。率此競起之衆。可以長驅河朔乎。曰。所可望者。鵬舉屢勝之兵。及劉錡韓世忠二吳之相爲掎角耳。若所謂豪傑義社者。固無能爲也。奚以明其然耶。義兵之興。始於翟義。嗣其後者。爲徐敬業。其志可嘉。而其成敗固可覩矣。故定大略。戡大難。摧大敵。成大功者。無所恃於此焉。夫恃人者。無之而可恃也久矣。所恃者彊於己乎。則是己固弱也。己弱而恃人。盻盻然目有所望。而其志不堅。弱者爲主。彊者爲賓。敵且攻其弱而主潰。彊者失主而駭散。以失其彊。莫能救己也。所恃者弱於己乎。則弱固不可恃也。己不弱而猶資弱以自輔。弱者不能勝敵。敵一當之而靡。則勢且先挫。

而三軍之氣爲之餒。敵人之氣。以勝而益爲之增。己雖彊。氣不勝而必傾矣。定大略。戡大難。摧大敵。成大功者。力足以相格。智足以相乘。氣足以相震。一與一相當。有死無生。有前無卻。上不恃天時。下不恃地利。而後可以決勝於白刃之下。復奚恃而可哉。況乎義兵者。尤其不足恃者也。義軍之興也。痛故國之淪亡。悲衣冠之滅裂。念生民之塗炭。惻怛發中。而不惜九族之肝腦者。數人而已。有聞義之名。而羨之以起者焉。有希功之成。而幾幸其得者焉。其次則有好動之民。喜於有事。而踸踔以興者焉。其次則有徼幸掠獲。而乘之以規利者焉。又其次則有弱不能自主。爲衆所迫。不能自已者焉。又其次則佃客廝養。聽命於主伯。弗能自免焉。其名曰萬。而實不得半也。卽其實有萬。而可戰者不得千也。可戰者千。而能不大勝則前。小挫則卻者。不

得百也。無軍令以整齊之。則遊弈無恆。無芻糧以饋給之。則掠奪不禁。遊弈無恆。則敵來而不覺。掠奪不禁。則民怨而反戈。故以王莽武氏之易誅。而翟徐旋起而旋仆。況女直之駐戾馳突。而不易當者乎。梁興渡河率之。而有垣曲沁水之捷者。非其果足以勝也。義軍之號。皆稱岳氏。梁興往而爲之聲援。女直不辨其非眞。而爲之震動。垣曲沁水之守。抑河北初降之餘燼。非海上鷙擊之雄也。是以往而得志。浸令一試再試。情形盡見。女直且出銳師以擣之。則糜爛無餘。所必然矣。一方既熸。而勃然以興者。皆苶然以返。屢前屢挫。則吾三軍之氣。亦沮喪而失所憑依。當日之未至於此也。班師故也。今試設身而審女直與宋。彼己之情形。其坌涌而前。翻飛而散。不炯然在心目之閒乎。義社恃大軍以成。故鵬舉一班師。而數十萬人。不知何往。大軍

恃義社以進止。則義社一敗衄。而大軍不足以孤存。兩相恃則兩相失。女直以專壹之兵。直前而無待。左披右靡。又惡足以當之。夫用衆不如用獨久矣。故謝安石力卻桓沖入援之兵而勝。苻堅兼帥鮮卑氐羌河西之衆而亡。揭竿以爲幟。揮鉏以爲兵。野食鶉棲。以爲屯聚。此羣羊距虎之形也。而安可恃也。宗汝霖之用羣盜。猶之可也。已爲盜。則不畏死者也。因爲盜。則自我洗滌之。其不任爲兵者。可汰也。爲盜而有渠帥。則固可使就吾束伍也。去家爲盜。則無身家之累。不以敗爲憂。故諸帥收之於江南。而藉其用。若義社。則既以義爲名矣。汰之不忍其無歸。帥之不能以行法。進退惟其意。而我不任爲之主。則馭之也難矣。馭之且難。而況可恃之乎。宋之將亡也。江湘閩廣之閒。起者衆矣。而終不救碙門之禍。文信國無可恃而後恃之。不得已之

極思。非有可恃者之所宜恃也。勢無所藉。幾無所乘。一念猝興圖度天下。而期必於爲天子者。自古迄今。未之或有。帝王之興也。無心干祿。而天命自歸。先儒之言詳矣。非虛加之也。帝堯之世。岳牧盈廷。九男非皆敗類。耕稼陶漁者。而謂帝將禪我乎。武王養晦年已耄矣。使大命未就而崩。非不壽也。沖人方弱。保國不遑。而況及天下。然且俟之十三年。而後秉鉞以麾。假之年而贊其精魄。天也。非武王之可必也。故聖王無取天下之心。而乘時以御。因之而已。聖人且不可必。而況下此者乎。一介之士。策名於當時者。或爲偏裨。或爲文吏。目之所規。心之所成。雖拓落而不可涯量。而其大概可知也。生死屈伸。榮辱貴賤。且乘於不測之數。志所至者。望之而不能必至。志所未至者。姑試之而漸進焉。非其所期也。使方小得志

之日。遽踸踔以躍起曰。吾將奄有方國。南面以馭四海之英。尤使俯首而稱臣妾。非狂人其孰念及此。藉其有此。必蹶然一起。而疾就誅夷。故以知亂臣賊子之成乎篡奪者。亦初無此固獲之情也。曹操之自言。死而題征西將軍之墓。豈盡欺人哉。橋元未嘗期以天子。而操感其知己。則出身仕漢之初。無窺奪劉宗之志明矣。知此則人主之馭臣。防其所不必防。而不防其所防者。非明於豫防之道者也。秦檜專政之暮年。大起刑獄。將盡殺張趙胡洪諸公。逮及宗室。當斯時也。諸公竄處遐方。不得復進一議。論和議之非。於檜無忤也。和已成。諸將之兵已解。檜總百揆。膺世祿。其所欲者。無不遂也。檜死而高宗忽釋趙汾。召還遷客。則檜之深惎諸公。非必逢君也。檜之誅逐異己。不欲憖留一人者。豈僅快一時之忿忮哉。徧置其黨於要津。而不使宋

珍倣宋版印

有一親臣之可倚。骨鯁已空。發蒙振落者。疾起而收之。檜之厚植其勢者。勢無不成也。高宗之年已耄矣。普安拔自疏遠。未正嫡嗣之名。一旦宮車晏駕。檜猶不死。則將拔非所立之沖幼暫立之。旋起奪之。外有女直以爲援引。內有羣姦以爲佐命。趙氏宗祊。且在其心目之中。易於掇芥。檜之志。豈待吹求而始見哉。乃當靖康之年。始立臺端。與馬伸等。共請女直立趙後。未嘗念及此也。及其自虜來歸。受撻嬾旨。力主和議。亦祗求和成。而居功受賞已也。即至逢高宗之欲。班北伐之師。解諸將之兵。獨立百僚之上。猶未能遽取必於邪逆之成也。已而諸賢竄矣。岳侯死矣。韓世忠謝事閒居。劉錡二吳斂手聽命。張俊總領諸軍之願不遂。而亦廢處矣。所欲爲者。無不可爲。所不可致者。無不致也。周回四顧。知天下之無能如己何。高宗亦惴惴然。不知

所以馭己。然後睥睨神器。而以誅逐先試其凶威。勢之所激。鼠將變虎。亦奚待操心已久。而後成乎大惡哉。故易曰。履霜陰始凝也。馴致其道。至堅冰也。馴致者。初非所至。而漸以成乎至也。嗚呼。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。鑒陳橋之已事。懲五代之前車。有功者必抑。有權者必奪。即至高宗。微弱已極。猶畏其臣之彊盛。橫加鋟削。乃檜以文墨起家。孤身遠至。自可信其無他。而鏬從中決。成巨浸以滔天。成乎蕭衍楊堅之勢。高宗藏刃韡中。思與爭死而莫能自振。固非前此所能逆睹。則欲辨霜冰於早。亦奚辨而可哉。夫霜非冰也。而陰森慘冽之氣。一夕流空。則愴然怵栗之情。自感人之志氣。欲辨之。亦何難辨之有乎。不可辨者。志也。所可辨者。人也。志無定者也。志於正者。勢溢而志或以淫。志於邪者。力窮而志因以詘。人有定者也。賢者之志雖已移。

而必有所憚不敢爲。姦人之志雖未萌。而必有所恃以操其利。故察之於始。檜非有操懿之心。勿容苛論也。考之於其所行。不難爲石敬瑭劉豫之爲者。豈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。其被囚而北也。與何㮚孫傅司馬朴同縶。而獨不見殺。其羈於女直也。與洪皓朱弁同留。而不與同拘。其脫身以返也。保有其妻孥。而盡室以安歸。則其狎凶狠之驕虜。使帖然聽己之徜徉者。可畏也。張浚趙鼎李綱胡寅。皆高宗患難之君臣。屢退屢進。而莫能相捨。朝野兵民。衆望所歸。而共倚其成。檜一得志。而屏息竄逐。莫敢與爭者。可畏也。岳侯所收羣盜。力戰中原。將士樂爲之死。而削之斥之。因之殺之。曾莫有敢爲之鳴控者。可畏也。韓世忠擁數萬之衆。脫高宗於幽縶。上得君心。下孚羣望。而獨於檜不能一詞相拒。俯首解兵。苟以自全者。可畏也。張俊位望最隆。

與檜合謀。夷岳氏之族。思得其兵。而檜轉盼相違。奪兵去位。曾不能以夙約責檜。而帖耳伏從。尤可畏也。挾此數可畏之才。欲爲則爲之。爲之甫成。而又進爲之。力甚鷙。機甚巧。其銳往而無定情也甚狡。其執持扼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堅。則不必久懷篡奪之心。乘乎可篡而篡焉。復何所戢而中止乎。主和議者。前有汪黃。後有湯史。而人敢與爭者。有可爭之勢也。君不固信者。無可信之術也。故旋用旋黜。而終不勝公論之歸。檜獨盡籍天下之口。盡反數十年之爲。狡夷且入其牢籠。六軍皆安其解散。爪牙角距。豈一旦之能快搏噬哉。當其時。覿其面目。觀其設施。聞其言說。苟有庸心於鑒微知著者。奚問其志哉。即其人而知之有餘矣。堅冰者。非霜志也。勢也。或馴致之。或不終致之。存乎辨之者爾。弗庸猜防也。弗庸禁制也。尤弗進而問其心也。固

已辨矣。胡康侯之爲檜欺也。據目前之志。忘馴致之變。宜其惑已。

以勢震人者。其傾必速。震之而不震者。其守必堅。其閑必有非望之禍。與之相乘。非望之福。與之相就。非一幸而一不幸也。理之所必有。勢之所必致也。楚虔之於乾谿。夫差之於黃池。苻堅之於淝水。完顏之於瓜步。傾之速也。有合符焉。其恃威以震人者均。故其速傾均也。是以羊祜得西陵而固守。高熲聞陳喪而班師。拓拔佛狸臨江而不渡。周世宗得淮南而許和。誠知夫極盛於外者。中且枵而難必起。自固其本而後可徐圖於後也。知此則人震己以不可禦之勢。而凝立以待其自斃者。固必有道矣。德不足以綏。義不足以正。名無可執。釁無可乘。竭己之威力以加於人。是浮動之氣也。氣者。一浮而無乎不動者也。合數十萬人

而動其浮氣。則一夫蹶起。而九軍之情皆蕩。況乎不恤其內之已空而淫於外。授人以餘地。使無憚以生其心。有不可坐而待其斃者乎。且其極乎威以相震者。數十萬人也。其士卒。則彊與弱之相閒也。其將領。則忠與姦之相雜也。拊循不能周。而怨起於內也。遷延以相待。而進無所決也。功成而無所專歸。則欲進而情已漫也。奔北而無能盡詰。則雖退而罪可避也。部分進而不相知聞。則無望其相援也。簇進而壅於道路。則名衆而實亦寡也。交相倚而恃人。則自固之謀必速也。本以相震。而非以生死相貿。則不受其震而必自沮喪也。如是。則以我孤立之軍。敵彼雲集之旅。制在我而不在彼明矣。故謝安談笑而待捷書。虞允文乍至而決進戰。非幸也。實有其可以相禦之理也。然則晉鄭銳起而嚮楚虔。當無楚矣。趙鞅蹶興而薄夫差。當無吳

矣。然而不能者。爲其所震。而不知其不足震也。若夫公子比之入。句踐之興。慕容垂之叛。完顏雍之簒。豈可幾幸其必然哉。而一往之氣。不恤其歸。必得之情。不防其失。則不可幾幸者固可期也。是故居整以御散。用獨以制衆。散者必潰。衆者必離。處靜以待動。奮弱以抗彊。動者必折。彊者必摧。無他。虛與實之分。禍與福之紐也。君子觀於此。而知所以自求知所以應天下矣。見可憂者。非憂也。見可懼者。非懼也。所憂者無可憂之形。所懼者無可懼之迹也。姤之危也。始於嬴豕。剝之孤也。終以得盧。守其大常。以御其至變。貞勝者。勝之以貞而已。

榮悴之際。難言之已。貧賤者。悴且益難勝也。崇高者。榮愈不能割也。故代謝之悲。天子與匹夫均而加甚焉。太宗册立愛子。猶不懌曰。人心遽屬太子。置我何地。高宗之於孝

宗。未有毛裏之恩也。乃年方盛而且育之宮中。天下粗定。而亟建爲冢嗣。精力未衰。而遽授以內禪。迨其退養德壽。歲時歡宴。如周密所記者。和氣翔洽。溢於色笑。翛然無累。忘其固有天下之榮。得不謂高人一等乎。人之於得失也。甚於生死。一介之士。身首可捐。而不能忘情於百金之產。苟能夷然澹定。以處得失。而無悁忮之心。是必其有定力者也。則以起任天下之艱危。睠懷君父之隱痛。復何所顧惜。而不可遂志孤行。以立大節。物固莫禦也。然而高宗忘父兄之怨。忍宗社之羞。屈膝稱臣於驕虜。而無媿怍之色。虐殺功臣。遂其猜妨。而無不忍之心。倚任姦人。盡逐患難之親臣。而無寬假之度。孱弱以偷一隅之安。幸存以享湖山之樂。葸滯殘疆。恥辱不恤如此。其甚者。求一念超出於利害而不可得。繇此言之。恬淡於名利之途者。其未足以

珍倣宋版印

與於道。不僅尋丈之閒也。人之欲有所爲者。其志持之已盈。其氣張之已甚。操必得之情。則必假乎權勢而不能自釋。人之欲有所止者。其志甫萌。而卽自疑。其氣方動。而遽求靜。恆留餘地以藏身。則必惜其精力。而不能自堅。二者之患。皆本原於居心之量。而或踰其度。或阻其幾。不能據中道以自成。要以遠於道之所宜。而墮其大業。皆志氣之一張一弛者爲之也。夫苟弛其志氣。以求安於分量之所可勝。則於立功立名之事。固將視爲願外之圖。而不欲與天人爭其貞勝。故嚴光周黨林逋魏野之流。使出而任天下之重。非徒其無以濟天下也。吾恐其於忠孝之誼。且有所推委。而不能自靖者多也。誠一弛而不欲固張。則且重抑其情。而祈以自保。末流之弊。將有不可勝言者矣。己與物往來之衡。有相爲前卻之幾焉。己進而加乎物。則物且

退縮而聽其所御。御之者。有得有失。而皆不能不受其御也。己退而忘乎物。則物且環至而反以相臨。臨己者有順有逆。而要不能勝其臨也。夫苟不勝其臨矣。力不可以相禦與。則柔巽卑屈。以暫求免於害者。無所復容。力可以相禦與。則畏之甚。疑之甚。忍於忮害以希自全。故莊生之沈溺於逍遙也。乃至以天下爲羿之彀中。而無一名義之可恃。以逃乎鋒鏑。不獲已而有機可乘。有威可假。則淫刑以逞。如鋒芒刺於衾簟。以求一夕之安。惟高宗之如是矣。故於其力不可禦者。稱臣可也。受冊可也。割地可也。輸幣可也。於其力可禦者。可逐則逐之已耳。可殺則殺之已耳。迨及得孝宗而授之。如脫桎梏而遊於閬風之圃。不知有天子之尊。不知有宗社之重。不知有辱人賤行之可恥。不知有不共戴天之不可忘。蕭然自遂。拊髀雀躍於無何有之

鄉。以是爲愉快而已矣。三代以下。人君之能享壽考者。莫高宗若也。其志逸。其氣柔。其嗜欲淺。而富貴之戕生者。無所耽溺。此抑其恬淡知足之自貽也。然而積漸以糜天下之生氣。舉皇帝王霸懋留之宇宙。而授之□□。自此始矣。故曰。無欲然後可以語王道。知其說者。非王道之僅以無欲得也。退而不多取之利欲者。進而必極其道義之力。自非聖人。則乘權處勢。以免天下於凶危者尚矣。是豈徒人主爲然哉。雞鳴不起。無所孳孳。進不爲舜。退不爲跖。行吟坐嘯。以求無所染。迨其勢之已窮。則將濫入於跖之徒而不自戢。所必然矣。竄李綱。斬陳東。殺岳飛。死李光趙鼎於瘴鄉。其爲跖之徒也奚辭。君子鑒之。尙無以恬然自矜潔己哉。

宋論卷十